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伪君子

莫里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伪君子

〔法〕莫里哀 著

赵少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君子/(法)莫里哀著;赵少侯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583-3

Ⅰ.伪… Ⅱ.①莫…②赵… Ⅲ.喜剧-剧本-法国-近代 Ⅳ.I56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8500号

责任编辑:仝保民
责任校对:吴钟璜
责任印制:周小滨

伪君子

Wei Jun Zi

[法]莫里哀 著

赵少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3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25 插页2
1955年7月北京第1版 2002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583-3/I·2731
定价6.00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语言文学主干课教学，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于 2000 年制订并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共 100 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成绩考核内容之一。2001 年 2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书目通知全国各高校开始使用。在这批指定书目中，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社出版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丛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其学术史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入选图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以说，这是一套面向新世纪所有大学生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素质教育读物，应当成为大学生们的藏书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

前　言

成功的文学典型，凭借作家对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存在所作的深度概括，往往能超越时间空间，获得不朽的生命力。有的甚至能从专有词汇变成普通词汇，进入正规的词语辞典。十七世纪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的答尔丢夫就是其中之一。和阿巴公是“悭吝人”的同义词一样，答尔丢夫也是“伪君子”的同义词。

莫里哀是法兰西喜剧之父，也是西方文化史上喜剧艺术的世界级大师。他将法国民间闹剧改造成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风俗喜剧和性格喜剧；他对社会矛盾和人性弱点的深入挖掘，使喜剧艺术大大超越娱乐功能，上升到哲理批判的高度。莫里哀的艺术影响深远，不仅后世欧洲许多第一流喜剧家（如谢里丹、哥尔多尼等）都师法莫里哀，许多并非喜剧家的文学大师（如歌德、巴尔扎克等）也都从莫里哀的喜剧中吸取营养。

莫里哀原名冉·巴蒂斯特·波克兰（1622—1673），莫里哀是他的艺名。波克兰家世代经商，莫里哀的父亲于一六三一年成为王室内廷陈设商，领王室内廷供奉衔，可想而知家境富裕。冉·巴蒂斯特是家中的长子，是父亲希望之所寄，十五岁时父亲就为他办理了内廷供奉职务的世袭权，前程有了可靠的保证。冉·巴蒂斯特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很早就被送进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读书。他对人文科学具有广泛的兴趣，尤其热中于哲学。传

说他深受伽桑狄[1] 的感觉论影响，还翻译过卢克莱修[2] 的《物性论》。这可能是使他养成观察习惯和批判精神的重要原因。一六四〇年，他父亲为他在奥尔良购得法学士学位及律师职务，同时让他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希望他不仅继承父业，还能成为最高法院行走。但父亲这一切苦心全部落空，因为二十岁的冉·巴蒂斯特迷上了戏剧。一六四三年，他宣布放弃世袭权利，加入艺人的行列，和贝亚尔兄妹一起创办了"光耀剧团"。莫里哀是他从一六四四年开始使用的艺名。由于缺乏经验，剧团惨淡经营，负债累累。勉强维持到一六四五年，债主的一纸诉状把莫里哀送进了监狱。父亲花钱把他赎出来，而"浪子"仍然不肯回头，他和剧团的友人一起离开巴黎，去外省闯天下。

整整十三年，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在外省辗转巡回，历尽艰辛，几乎走遍法国所有的大小城镇。正是在为剧团的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过程中，莫里哀丰富了阅历，研究了世态人情，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随着思想的成熟，莫里哀的编剧水平日益提高，演技也日渐精湛。《冒失鬼》(1655)和《情怨》(1656)的演出，在外省引起轰动，光耀剧团声名大振。一六五八年，莫里哀率团返回巴黎，在卢浮宫路易十四御前演出了喜剧《多情的医生》，大获成功。路易十四下令将光耀剧团留在巴黎，并将小波旁宫剧场拨给它和意大利喜剧团轮流使用，莫里哀终于在巴黎站稳了脚跟。

此后十余年间，莫里哀的佳作源源不断，平均每年都有两部

---

① 伽桑狄(1592—1655)，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他否定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强调感觉是认识的主要来源。

② 卢克莱修(约前 93 - 约前 50)，拉丁诗人和哲学家，曾以长诗《物性论》表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试图证明灵魂由物质派生，与肉体同生共死，以消除人们对宗教的恐惧感。

新剧上演。莫里哀的喜剧刻画社会风俗、针砭时弊，分析人性的弱点和误区，鞭笞一切保守落后的封建意识和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的喜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却也触怒了许多当朝贵人和旧观念的维护者，因而与他的成功相伴随的是无止无休的烦恼和斗争。一六五九年上演《可笑的女才子》，由于刺痛了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贵族老爷和贵妇人，被宣布禁演，后争取到路易十四的支持，才解除禁令。一六六二年的《太太学堂》，由于批判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束缚及愚昧化教育，呼吁了爱情、婚姻的自由，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顽固保守的贵族和教会人士攻击《太太学堂》轻佻、下流、淫秽、亵渎宗教；而池座观众和布瓦洛等有识之士则给予此剧极高的评价。布瓦洛热情赞扬莫里哀的艺术才能，称赞《太太学堂》在欢笑中说出真理，在滑稽的对话中包含深刻的教诲。为回答敌人的恶意攻讦，莫里哀于一六六三年接连写了两部反批评的喜剧：《关于〈太太学堂〉的批评》及《凡尔赛宫即兴》，从这两部喜剧开始，“侯爵”成为被取笑的丑角。与《太太学堂》的题材相类似的作品还有许多，如《斯卡纳赖尔》(1660)、《丈夫学堂》(1661)、《逼婚》(1664)等，惟《太太学堂》因将主题升华到社会问题的高度，反响格外强烈。《太太学堂》的风波刚刚平息，一场更大的风暴又接踵而至。这就是《伪君子》一剧所引发的一场长达六年之久的斗争。

《伪君子》(1664—1669)是莫里哀喜剧艺术的最高成果，是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莫里哀将批判矛头直指天主教的精神统治，他揭露假虔徒的伪善和欺骗手段，嘲讽上当受骗者的糊涂昏庸。

当时法国天主教会的核心组织“圣会”(又名“信士帮”)，实际上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组织，其任务是刺探、监视人们的思想言论，迫害所谓的“异端分子”和“自由思想者”。这些伪信

士以虚假的虔敬苦修和道德说教蛊惑人心，实则男盗女娼、无恶不作。答尔丢夫就是这类假圣人的集中概括。因而《伪君子》前三幕于一六六四年在凡尔赛宫试演时，大大触怒了圣会组织和支持圣会的贵人们。他们在王太后支持下，到路易十四面前告御状，攻击莫里哀反宗教。《伪君子》被宣布禁演。莫里哀提出抗议，向路易十四递交了第一份“陈情表”，未能奏效。莫里哀不肯善罢甘休，不允许他公演，他便到私人府第演出。一六六六年，王太后去世，“信士帮”失去一个大靠山。次年，莫里哀对剧本作了精心的修改，将披黑袈裟的答尔丢夫改为穿世俗服装的答尔丢夫，剧名改为《骗子》，一切可能授人以柄的地方都作了删节或改动。但演出第二天，又接到巴黎最高法院的通知：继续禁演。莫里哀为此向路易十四呈交了第二份“陈情表”。这时所有的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反对莫里哀，巴黎大主教亲自出面，命人张贴榜文，宣布无论在公开或私人场合，都严禁阅读或听人朗读此剧，否则取消其教籍。迫于情势，国王不便表态。莫里哀气得大病一场，剧院停演了七星期。直到一六六九年，教皇颁布“教会和平”诏书，放宽宗教政策，《伪君子》才得以正式开禁。莫里哀于是取消以往所作的改动，仅保留了答尔丢夫的世俗身分。全剧以答尔丢夫的可耻失败收场，同时歌颂了国王的英明伟大。不言而喻，演出非常成功，剧场盛况空前。从此《伪君子》成为莫里哀喜剧中最受欢迎的剧目，三百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常演常新，长盛不衰。答尔丢夫也早已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的伪君子典型。

以今天人们的审美眼光，十七世纪的答尔丢夫可能显得形象不够丰满，因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现代形形色色伪君子的伪装更加巧妙，手段更加高明，表现形态也更加复杂、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切伪善的花招和冠冕堂皇的高调，都离不开攫

取功名利禄和追求享乐腐化的可耻目的。莫里哀早在三百多年前就以犀利的笔触揭穿蛊惑人心的假圣人的画皮，足见其目光之敏锐及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研究之透彻。

在为《伪君子》的公演而奋力拼搏的过程中，莫里哀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六六五年，他借用传说中西班牙大贵人唐璜的形象，创作了以揭露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为主旨的五幕喜剧《唐璜》，指出在贵人们高贵优雅、风流倜傥的外表下，掩藏着何等自私、邪恶和堕落的本性。这部戏只演出了十五场又被勒令停演。紧接着他又创作了鞭挞贵族社会世态人情的《恨世者》(1666)，剧中塑造了一个高尚正直，因而在贵族社会显得滑稽可笑的愤世嫉俗者的典型，通过这个人物，莫里哀得以尽情抨击贵族社会的庸俗无聊、自私自利、吹牛拍马、口是心非、欺世盗名、争名逐利等恶劣风习。

富有的市民阶层是莫里哀最熟悉的社会层面，对资产者的研究剖析是莫里哀喜剧中最有深度，也最富喜剧效果的部分。如《悭吝人》(1668)中对贪婪吝刻成性的高利贷者的讽刺批判，《乔治·唐丹》(1668)、《贵人迷》(1670)中对浅薄虚荣、攀附权贵的资产者的揶揄嘲笑，都达到了深刻的思想性和喜剧艺术的完美结合。《悭吝人》是古典主义喜剧的经典作品之一，莫里哀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他不仅以典型化的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利欲熏心的吝啬鬼的心理特征，还率先指出了拜金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作用；指出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如何破坏了亲情，毒化了人与人的关系：儿子借高利贷，拿父亲的寿命做抵押；父亲放高利贷，拿到的抵押品竟是自己的寿命。就这样，他的喜剧在表现人类可笑、可恶之处的同时，又让人感到可悲亦可叹。莫里哀艺术的伟大震慑力，正来自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悲剧内容。歌德曾精辟地指出：莫里哀的喜剧“已跨至悲剧边缘”，他的

《悭吝人》“带有高度悲剧性”。[①]

事实上莫里哀的喜剧几乎全都含有悲剧因素:《伪君子》中的奥尔贡由于盲目迷信,几乎家破人亡;《乔治·唐丹》中的唐丹先生,出于虚荣与贵族联姻,结果成了破落贵族索丹维尔男爵家的“肥田粪”,他替贵族还债,供他们挥霍,还得受他们的奚落、欺骗和侮辱;《贵人迷》中的茹尔丹先生鬼迷心窍,梦想跻身贵族行列,为模仿贵人的生活方式,不惜挥金如土,结果成为欺诈、捉弄的对象;《恨世者》中的阿尔赛斯特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他在与社会环境的搏斗中孤立无援,最后只好逃避现实,远走他乡;同样,纨绔子弟唐璜的爱情历险也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唐璜》的最后一幕“石像赴宴”,将亦悲亦喜的效果同时推向高潮,既惊心动魄,又大快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莫里哀喜剧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常常是下等人、仆人,他们代表着聪明才智和人类的良知,常直言不讳地道出事物的本质和真相。如《伪君子》中的桃丽娜、《屈打成医》(1666)中的樵夫斯卡纳赖尔、《司卡潘的诡计》(1671)中的司卡潘……等。尤其是足智多谋的司卡潘,正是法国民众最喜爱的一类民间英雄。这种人物是喜剧中最活跃的因素,往往成为那些束手无策的主人们的高参和救星。

作为喜剧家,莫里哀的性格和人们的想象完全相反,他的艺术逗乐了所有的观众,而他本人却沉郁而内向。或许是由于他对人情世态看得太透,或许是由于他对社会的悲剧感受太深,他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不苟言笑的。他最初的愿望是成为悲剧演

---

① 见爱克曼:《歌德谈话录》(1825年5月12日)。歌德的这一评论打破了悲剧、喜剧的传统界限,纠正了把喜剧混同于闹剧的浅见,对正确理解莫里哀式的深刻喜剧有很大帮助。

员，最后却选择了喜剧，因为喜剧的战斗性更强，对现实的批判更犀利、更明快。莫里哀喜剧的批判精神，使它的作者成为教会和一切保守势力的眼中钉。为了与敌人周旋，莫里哀不得不寻求路易十四的庇护，这是他在作品中常给国王唱颂歌，以致大大削弱喜剧尾场的艺术性的根本原因。

莫里哀劳碌一生，给人类留下了三十余部剧作。他是剧团的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又是调度一切的行政首脑，加之不得不随时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其紧张和劳累可想而知。一六七三年二月，他带病演出新剧《无病呻吟》(又译《没病找病》)，勉强演完终场便晕倒在地，送回家中，病情急剧恶化，咳破血管，不治而亡，终年五十一岁。

莫里哀去世的噩耗震动了全巴黎，人们一致为天才的殒落感到悲痛和惋惜。而一直仇恨他的巴黎大主教却借口他死前未能忏悔，不准他葬人教堂公墓，后经路易十四干预，才允许将他葬在公墓围墙外埋葬自杀者的地方。教会的排斥打击丝毫无损于莫里哀的伟大，传说莫里哀去世后，路易十四曾问布瓦洛：在他统治期间，谁在文学上为他带来最大的光荣？布瓦洛回答："陛下，是莫里哀。"虽然莫里哀直到去世尚未成为法兰西学院[1]的院士，但法兰西学院的大厅里却立有他的一尊石像，底座上的题词是："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却少了他。"

艾　珉

---

① 法兰西学院于一六三五年成立，其院士被称为"不朽者"。院士名额限四十，死去一人再补选一人。

剧中人物

柏奈尔夫人——奥尔恭之母。

奥尔恭——欧米尔之夫。

欧米尔——奥尔恭之妻。

达米斯——奥尔恭之子。

玛丽亚娜——奥尔恭之女，瓦赖尔之情人。

瓦赖尔——玛丽亚娜之情人。

克雷央特——奥尔恭之妻舅。

答尔丢夫——伪君子。

桃丽娜——玛丽亚娜之侍女。

郑直先生。

宫廷侍卫官一人。

爱尔卜特——柏奈尔夫人之侍女。

地　点

巴黎，奥尔恭的家里。

第　一　幕

第一场

出场人：柏奈尔夫人和她的女仆爱尔卜特，欧米尔，玛丽亚娜，桃丽娜，达米斯，克雷央特。

柏奈尔夫人　咱们走吧，爱尔卜特，咱们走吧！让我躲开他们吧！

欧米尔　您这么个走法，我们简直跟不上您了。

柏奈尔夫人　站住吧，我的少奶奶，站住吧，别远送啦。这对我都是用不着的客套。

欧米尔　这是我们对您应该有的礼节呀。不过，我的娘，您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呢？

柏奈尔夫人　皆因我看不惯这里的派头儿，你们一点也不想讨我的喜欢。是的，我原是很不痛快才走出你们的大门的。我教训的话，你们一句也没听，这儿的人什么顾忌也没有，

每个人都大声嚷嚷，不折不扣这是一个叫花子窝。

桃丽娜　如果……

柏奈尔夫人　朋友，你是一个侍女，有点儿太爱说话，并且一点儿规矩也不懂；不管什么事你都要插进去表示你的意见。

达米斯　不过……

柏奈尔夫人　你啊，我的孩子，你是三个字的考语：糊涂虫；是我，你的祖母对你说的这句话；我早对我的儿子，你的父亲说过一百遍了，说你完全是一副坏小子的神气，照这样子下去，他就尽等着受罪吧。

玛丽亚娜　我以为……

柏奈尔夫人　天啊，你是他的妹妹，你假装不爱多说多道，好像多么温柔，多么老实，可是人说的好，坏不过不流的死水，你背后做的那些事儿真叫我恨得牙痒痒。

欧米尔　可是我的娘啊……

柏奈尔夫人　我的少奶奶，不怕你见怪的话，你的一切行为也不见得十分高明；你本应该在他们眼前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他们已故的母亲在这点上就比你强得多。你太好花钱，你的穿着打扮简直跟一位公主一样，这种生活方式真叫我看了难过。仅仅为讨丈夫的喜欢，我的少奶奶，是用不着这么样装饰打扮的。

克雷央特　不过，夫人，仔细想来……

柏奈尔夫人　提起了你，好舅爷的话，我很看重你，也爱你，也敬你；不过如果我是我儿子的话，我一定要求你别再登我们的门。你不停地宣讲一些关于生活的格言，但那些格言是正人君子根本不应该遵循的。我对你，说话未免太直率了一点；不过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心里想的事，我就得说出来。

达米斯　您那位答尔丢夫先生当然很高明……

柏奈尔夫人　他是一位道德君子，大家都应该听他的话；像你这样一个疯子也想来跟他捣乱，这是我不能容忍的，这不能不叫我气得发狂。

达米斯　什么！我难道就任凭这个一味说短道长的教会假虔徒在我们这里擅作威福吗？不得到此公的允许，我们便任何消遣也不能有了？

桃丽娜　倘使定要听从他的话，信从他的格言，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成了罪恶了；因为这位热心的批评家，他是样样都要检查的。

柏奈尔夫人　凡是经他检查过的事都检查得很好。他希望引导你们走向天堂的大路；我的儿子原应该设法让你们喜爱他。

达米斯　不，祖母；父亲也罢，别人也罢，无论谁都不能强迫我叫我跟他和好：我若说出两样的话来，便是口不应心，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看着生气；我早预料到一个结局，就是我非和这个坏蛋大闹一场不可。

桃丽娜　当然这是一桩叫人看了气愤不平的事，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竟顿时做起主人来：一个穷光蛋，来的时候连双鞋子都没有，全身的衣裳顶多值到六十个铜子，现在居然忘了本来面目，居然对什么都要阻挠一下，居然以主人自居起来！

柏奈尔夫人　喂，求求上帝吧！倘使凡事都按着他的虔诚的意志来办理，那末一切就好得多了。

桃丽娜　那末叫您看起来，他简直是一位圣徒了：其实，请您相信我的话，他的行为、他的性情只是一味地假仁假义。

柏奈尔夫人　你看，又血口喷人了不是！

桃丽娜　没有一个妥当的保证人出来替他担保，他和他那个劳朗，我瞧着都一样地不能放心。

柏奈尔夫人　他的仆人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不知道，不过我担保主人是个道德君子。你们所以恨他讨厌他，无非是因为他将你们的真情实况都给照直说了出来。其实他心里愤恨的是你们所造的罪孽，他所关心的只是上天的利益。

桃丽娜　好吧，不过为什么，尤其是这些日子，他简直不许任何人和我们来往了呢？正正经经的朋友前来拜访，有什么得罪上天的地方，何至于大吵大闹，让我们大家都头痛呢？趁现在没有外人，要不要我仔细说个清楚？……（指欧米尔）我想，真的，他是爱上太太了。

柏奈尔夫人　住口吧！未说话之前你先要仔细想一想。讨厌这

些拜访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与你们来往的那些人实在吵得太凶,一辆辆的马车接二连三地都停在大门口,还有那么多的仆从乱嘈嘈地聚集在一起,实在吵得四邻都不安宁。我很愿意相信骨子里是任事也没有;不过到底是有人说了闲话,这可是要不得的。

克雷央特　喂！老太太,您想阻挡别人说闲话吗?倘使因为旁人议论我们的那些蠢话,我们就和我们最好的朋友们断绝来往,那可真是人生中一桩太不幸的事了。并且纵使我们这样做了,您以为就能让大家都不说话了吗?蜚言诽语就是城墙也挡不住的。我们不必留意那些愚蠢的毁谤,我们只须努力过我们的纯洁生活,闲话让他们尽量去说好了。

桃丽娜　我们的邻居达甫奈和她的年轻的丈夫:这两位莫非就是说我们坏话的人?自己的行为最惹人耻笑的人却永远是头一个先说别人坏话的人。别人的恋爱还不过是刚刚露出一点苗头,他们总是立刻一把抓住再不放松,赶紧喜洋洋地将这新闻传布开去,并且还要按着他们的意思来改头换面,硬叫人相信根本就是那样经过的。他们拿了自己的彩色硬涂在别人的行为上,然后希望仗着这套把戏,使自己的行为在社会里不再遭到别人的反对。他们妄想仗着自己的行为与别人的好行为有一点相似之处,便会使自己的阴险龌龊变成了纯洁无瑕,或者把自己受了公众指摘所感到的精神

痛苦分出一些让别人去挨受。

柏奈尔夫人　你这番议论与本题毫不相干。大家都知道达甫奈过的是一种模范生活：她的全部精神都贯注在上帝身上；并且有人告诉过我，她也很不赞成这里有这么多的客人来来往往。

桃丽娜　这个榜样可真值得赞扬，这位太太可真算是个大好人！不错的，她过的是一种严肃的生活；但是她对上帝的那种虔诚是她那个岁数逼出来的，大家知道她所以这样安分守己并不是出于本心，当她还能够吸引男人来献殷勤的时节，她也曾尽量享受能享受的种种好处；但是眼看着她那双眼睛的光彩日渐暗淡下来，她才想起摆脱繁华世界，繁华世界也正想摆脱她。她那时才想到蒙上一层灿烂的高尚道德之幕来掩饰她花容凋谢的弱点。这些都是过了景的美人们的狡猾伎俩；眼看着情人们渐渐散去，在她们原是很难受的事。在这样人人见弃的情形下，她们凄凉惶惑的心，除了安分守己做上帝的信女以外，委实也想不出别的更美好的法子。这种严峻冷酷的善良妇人是样样都要检查，任何事都不肯饶人的。不管谁的生活，她们都要高声叱责，可并不是由于爱人以德，乃是因为嫉妒的心在那里作祟，她们限于年龄不能再享受的乐趣竟由另外一个妇人在享受，这是她们不能忍受的事情。

柏奈尔夫人 （对欧米尔)像这样的胡言乱语正合你的心意。我的少奶奶，在你这儿，我只有封了口不说话，因为你是领着头指使他们叽叽喳喳。不过我想也该轮着我说几句了：告诉你，我的儿子把这位虔诚敬事上帝的正人君子接在家里，真是办了一件最聪明不过的事；上帝把这个人派到这里来，是为纠正你们大家的不正思想；为了你们的永远幸福，你们应该听从他的话；凡是不应当斥责的事，他是绝不加以斥责的。这里的交际往来，这里的舞会，这里的谈话都是魔鬼发明出来的玩艺儿。在一个地方，若是永远听不到敬天敬主的话，那末所听见的必是一些空谈、滥调和轻佻的言论；并且很多时候总是旁人遭殃；因为在那种场所，人们擅长的就是议论了这个人又议论那个人。总之，头脑最清楚的人遇到了这种聚会里的乌烟瘴气也要弄得头昏脑晕：各式各样的嚼舌根的坏话一霎时都说了个齐全；那一天有一位博士说得好，这里真正是巴比伦的塔了[1]，因为在这里大家都叽叽喳喳地乱说，拚了命地乱叫。光为这一点，也必须把事情讲个清楚……(指克雷央特)可是你看，这位先生不是已经在那里冷笑了吗！你快去寻找能够逗你大笑的那群小丑去吧！(对欧米尔)并且，若不是……再见吧！我的少奶

① 据圣经的传说，巨人们建巴别塔，想爬到天上，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忽然彼此语言不通。柏奈尔夫人将巴别误为巴比伦。

奶,我什么也不愿再说了。你要知道我的心对你们已经冷了一半。不知哪一天我才会再登这儿的大门。(给爱尔卜特一个耳光)喂!你,你这儿做梦哪!傻头傻脑地这么愣着!哼哼!你看我回去怎么揍你。走吧!你这个臭女人,走吧!

第二场

出场人:克雷央特,桃丽娜。

克雷央特　我真不愿意送她出去,怕她又跟我斗嘴,这位老太太……

桃丽娜　可惜她没听见您这样称呼她,不然,她必定管您叫老头儿,并且要说她还没到被人称呼老太太的岁数!

克雷央特　你看她任什么也不为,对我们发了这么大的火!把她的那位答尔丢夫却捧得高高的顶在头上。

桃丽娜　噢!所有这一切跟她的儿子比起来,还真算不了一回事呢:您若看见您一定要说比这还要糟呢。我们国内的几次变乱把他锻炼成有才有识,给国王效力的时候,他确实也表现得十分英勇。但是自从他迷上了答尔丢夫之后,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称他做兄弟,衷心地爱他,比爱自己的母亲、儿子、女儿和妻子还胜百倍,他是他惟一可以推心

置腹的人，他是他的一切行动可靠的导师。他怜惜他，抱吻他；我想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情妇，也不会用更多的柔情：吃饭的时节，他要他坐在首位，自己在旁边快快活活地看着他一个人吃下六个人吃的那么多的东西；无论什么菜，顶好的那一部分，他要大家留给他吃，他如果打个嗝儿，他就赶紧对他说，“上天保佑你！”总之，他爱他都爱得发狂了；他是他的一切，是他所崇拜的英雄；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在赞扬他；不管说什么，总要提到他。他的芝麻大小的举动，他看了都像是奇迹；他所说的话，他听起来都像是神的口谕。答尔丢夫呢，早摸准了那个甘心上当的人的脾气、一心想着利用他，于是施展了种种的手段，迷得他头昏眼花。他利用虚伪的虔诚，时时刻刻可以从他手里骗到钱财；并且我们越老实，他越觉得有任意指责我们的权利，甚至于服侍他的那个混蛋小厮也杂在里面教训起我们来；他也瞪圆了两只眼跑来申斥我们，把我们的绸带、胭脂、假痣[①] 都扔在地下。这个坏蛋那一天还亲手撕碎一块夹在圣徒传记[②] 里面的手绢儿，他说我们把魔鬼的装饰品和圣物杂在一起，是犯了骇人听闻的重罪了。

---

① 黑色圆形的小块缎子，妇人拿来贴在脸上假充美人痣。

② 西班牙教士所著之书。

第 三 场

出场人:欧米尔,玛丽亚娜,达米斯,克雷央特,桃丽娜。

欧米尔　(向克雷央特)你真运气,没出来听她在门口对我们讲的那一篇话。不过我看见我的丈夫回来了;他可没看见我,我到楼上去等候他吧!

克雷央特　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可也不能多等,仅仅是为对他道个“早安”。

达米斯　关于我妹妹的婚事,请您对他稍微谈一谈。我很疑心答尔丢夫在反对这门亲事,在那里指使我的父亲从中作梗;并且您知道我对于这事是如何的关心……我的妹妹和瓦赖尔是十分相爱的固不必说,这位好友瓦赖尔的妹妹,您知道,又是我所热爱的人;倘使……

桃丽娜　他进来了。

第 四 场

出场人:奥尔恭,克雷央特,桃丽娜。

奥尔恭　喂!老弟,你好?

克雷央特　我正要走,你回来了,我很快活。现在乡间的花还没

有大开吧！

奥尔恭　桃丽娜！（向克雷央特）老弟，请你等一等再说。让我先稍稍打听一下家里的事，免得我心焦，你看可以吗？（向桃丽娜）这两天一切都顺顺当当吗？都做了些什么事？大家都平安？

桃丽娜　太太前天发了个烧，一直烧到天黑，头也直痛，想不到地那么痛。

奥尔恭　答尔丢夫呢？

桃丽娜　答尔丢夫吗？他的身体别提多么好啦。又胖又肥，红光满面，嘴唇红得都发紫啦。

奥尔恭　真怪可怜的！

桃丽娜　到了晚上，太太心里一阵恶心，吃饭的时候任什么也吃不下去，头痛还是那么厉害！

奥尔恭　答尔丢夫呢？

桃丽娜　他是一个人吃的晚饭，坐在太太对面，很虔诚地吃了两只竹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

奥尔恭　真怪可怜的！

桃丽娜　整整的一夜，太太连眼皮都没闭一会儿；热度太高，她简直睡不着，我们只好在旁边陪着她，一直熬到大天亮。

奥尔恭　答尔丢夫呢？

桃丽娜　一种甜蜜的睡意紧缠着他，一离饭桌，他就回了卧室；

猛孤丁地一下子躺在暖暖和和的床里，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早晨。

奥尔恭　真怪可怜的！

桃丽娜　后来，太太被我们劝服了，答应放血；立刻病才透着轻松。

奥尔恭　答尔丢夫呢？

桃丽娜　他老是那么勇气十足，不住地磨练他的灵魂来抵抗痛苦；为了补偿我们太太放血的损失，他在吃早饭的时候喝了四大口葡萄酒。

奥尔恭　真怪可怜的！

桃丽娜　总而言之，现在他们两位身体都安好，我这就上去，预先报告太太您对她病后这份关心。

第五场

出场人：奥尔恭，克雷央特。

克雷央特　我的老大哥，她这是当着你面在讥笑你；我可不是存心招你生气，不过老实说，她也讥笑得很对。我们几时听见说过有像你这种古怪脾气的呢？难道一个人会有这样大的魔力，竟然使你为了他，把一切事情都丢开不管？把他接在你家，救了他的穷困之后，你还要……

奥尔恭　快住口吧！我的老弟，你不知道你所说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哩。

克雷央特　就算我不知道他，既是你要这么说；不过为了要知道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奥尔恭　老弟，你知道了之后，你也一定高兴跟他交朋友的；并且你的欢心愉快永不会有终止的一天。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唉，总之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严格遵守教训，内心享受着一种深切的舒适，把全世界看成粪土一般的这样一个人。对了，自从和他谈话以后，我就完全换了一个人，他教导我对任何东西也不要爱恋；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的情爱里摆脱出来；我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我也不会有动于中了。

克雷央特　我的老大哥，这是人的感情吗！

奥尔恭　哎！倘若你知道我是怎样遇见的他，你也会像我这样地爱他的。每天他都到教堂来，和颜悦色地紧挨着我，双膝着地跪在我前面；他向天祷告时那种热诚的样子引得整个教堂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一会儿长叹，一会儿闭目沉思，时时刻刻必恭必敬地用嘴吻着地，每次当我走出教堂，他必抢着走在我的前面，为的是到门口把圣水递给我。他的仆人一切举动都模仿着主人，我就是从他那里打听到答尔丢夫的窘状和为人。有时我送点钱给他用，但是他每

次都很客气地退还我一部分。“太多了，”他说，“一半已经太多，我实在不配您这样怜恤我。”有时我一定不肯收回，他便当着我的面把钱散布给穷人；后来，上天教我把他接到我的家里，自从那时起，我们这里一切都显得兴旺起来。我看得很清楚，他对我家一切都要加以督责，为了维护我的名誉，就是对于我的太太，他也异常关心；谁跟她做一个媚眼，他都要告诉我，他所表示的那股醋劲比我本人还大六倍。你绝不会相信他对上天的虔诚已升高到什么程度：一点点小事他也要扣在自己身上认为罪孽深重，甚至任事没有他也会感到难受；他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了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

克雷央特　唉！我看，老大哥，你是疯了，你说这番话是跟我开玩笑吧？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这一大套糊涂话……

奥尔恭　老弟，你这番话颇有自由思想家的气味：你的心灵上多少已沾上了这种污点。我劝告过你已经不止十次，你早晚要惹出一桩不幸的事来。

克雷央特　你们那一类的人全是这么个说法；你们愿意人人都和你们一样瞎了眼，遇到眼睛稍微明亮一点的人就说他们是自由思想家；不崇拜那些无谓的虚伪做作，就算是不敬圣物不信上帝。算了吧，你们那些个话一点也吓不倒我：我知

道我说的是什么话，并且上帝很能了解我的心，我是决不受你们那些伪君子的愚弄的。世上有的是假虔徒，正如有的是假勇士一样。我们知道在光荣路上，真勇士不见得就是那些嚷叫最凶的人，而我们应该步步效仿的那些真正的善良虔徒也并不是那些皱眉蹙额鬼脸装得十足的人。真的，你就不辨别一下什么叫做伪善，什么叫做虔诚吗？你就一式无二地对待这两种不同的东西？对于假面具与真面孔一样地尊敬？对于矫作与真诚一样地重视？把外表与实际混为一谈？对于真人与幻影，真币与伪币一样地看待？大多数的人天生来就是不平常的，他们从来也不能维持中庸之道，在他们的头脑里，理智的范围太狭隘了，一举一动他们总要超出理智的范围；往往最高尚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因为他们老想把它过分地夸大，他们老过分地向前追求。这些话，我不过是随便说说，我的老大哥。

奥尔恭　是的，你，你无疑地是人人尊敬的一位博学之士，世界上的全部学识都汇聚在你一人身上，你是惟一的贤者，惟一的饱学之士，你是神明降世，当世的加东[1]。跟你一比，人人都是糊涂虫。

---

① 罗马哲学家。

克雷央特　我的大哥，我并不是受人人尊敬的博学之士，学识也没有汇聚在我一人身上。不过，简单一句话，我的整个学问就是我知道怎样辨别真假。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英雄也比不上全心全意敬奉上帝的人那样值得钦佩，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真正虔诚的圣德更高尚更优美。因此我才觉得这些虚有其表的虔徒，这些真正满口江湖卖草药的虔徒，这些大街上王婆卖瓜式的虔徒是再没有那么丑恶的了。他们肆无忌惮地在亵渎神明，扮着骗人的鬼脸，安然无事地在那里嘲弄我们所有的最圣洁、最神圣的东西。这些利欲熏心的人们，把侍奉上帝当做了一种职业、一种货物，想用骗人的眼风、矫作的热诚当做资本去购买别人的信任，去购买爵位。这些人，我们看见他们是那样热心地从奔天堂的道路转到了他们求富贵的大门；他们天天热中名利，摇尾乞怜地在恳求恩宠，在宫廷的热闹场中却大讲其出世隐遁的道理。他们知道怎样用他们的假虔诚来配合他们的恶习，他们动辄暴怒，有仇必报，毫无信义，诡计多端；到了陷害人的时候，他们会恬不知耻地借了上帝的名义来掩盖他们凶狠的私怨；尤其可怕的是当他们盛怒之下对付我们所用的武器却正是人人所尊敬的武器，他们是利用了上帝的圣名作武器来刺死我们，事后大家却还得感激他们的美意。这种虚伪性格，我们是看得太清楚了。不过那些真正虔诚的教徒

也很容易辨别出来。我们这个世纪里,大哥,就有许多我们可以当做光荣模范的。你看看亚里斯东,你看看贝里央特,还有荷龙特、亚尔西达玛、包里道尔、格里唐德;说他们是虔徒,是谁也不会反对的;他们绝不大吹大擂地自夸他们的道德,在他们身上绝看不到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骄傲自满;他们的虔诚是近情合理的。我们的举动,他们绝不肯样样都加以纠察,他们认为这样纠察别人就未免有点自高自大,所以他们把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勾当让给别人去做,他们只是以身作则来改正我们的行为。他们轻易不肯相信捕风捉影的坏话,他们的心灵总是宁愿从好的一面来判断旁人。在他们那些人中间绝不结党营私,绝不进行任何阴谋诡计。他们一心一意只是要好好地过日子。对于一个犯错误的人,他们并不是那样把他恨得要死。他们所憎恨的只是过失本身。他们绝不用过分的热诚来替上帝维护利益。以至维护得比上帝自己还要厉害。这才是我们所称许的人,一个人的行为原本应当如此。这是我们应该模仿的表率。你的那个人,老实说,是不属于这种表率之列的。你竭力赞扬他的热忱固然是出于本心,但我以为你是被他那种虚伪的光彩迷了眼了。

奥尔恭　我的亲爱的舅老爷,你说完了没有?

克雷央特　说完了。

奥尔恭　(作势走开)那末,再见吧!

克雷央特　请赏我个面子,先别走,大哥,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刚才的话姑且搁在一边。你没有忘记瓦赖尔已得了你的许诺做你的女婿吧?

奥尔恭　是的。

克雷央特　关于这个美满的姻缘,你已经选妥了日期。

奥尔恭　不错的。

克雷央特　那么你为什么又把结婚的日子往下推延呢?

奥尔恭　说不上为什么。

克雷央特　莫非你心里又有了别的念头?

奥尔恭　也许。

克雷央特　你要反悔?

奥尔恭　我并没这样说。

克雷央特　我想不出有任何事故可以阻拦你实践你的诺言。

奥尔恭　这也得看情形。

克雷央特　为说一句话,还用得着这样耍花腔吗?瓦赖尔就是为这个事要我来见你的。

奥尔恭　谢谢上帝!

克雷央特　不过怎样回复他呢?

奥尔恭　你爱怎样回复他就怎样回复他。

克雷央特　不过也得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啊。你的意见究竟

怎样？

奥尔恭　上帝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克雷央特　说正经的，瓦赖尔已经得到你的许诺；倒是算数不算数？

奥尔恭　再会吧！

克雷央特　（自语）我很耽心他的婚事要有变化，我应该把一切情形都去告诉他。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出场人：奥尔恭，玛丽亚娜。

奥尔恭　玛丽亚娜！

玛丽亚娜　爸爸，什么事？

奥尔恭　走过来；我有秘密话跟你说。

玛丽亚娜　（向奥尔恭，奥尔恭注视旁边的一间书房）您找什么？

奥尔恭　我看看有没有人在里面听我们说话，因为躲藏在这个小屋子里偷听是再合适没有的了。好，现在我们可以放心说话了。玛丽亚娜，我一向深知道你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所以我一向是喜爱你的。

玛丽亚娜　父亲这样爱我，我真感激万分。

奥尔恭　这话说得很好，我的孩子，但是你应该一心一意设法随合我的心意，不要辜负了我的慈爱。

玛丽亚娜　这正是我当做最大光荣的事。

奥尔恭　好极了。你看答尔丢夫，我们的贵客，这个人怎么样？

玛丽亚娜　叫谁看？叫我看？

奥尔恭　是叫你看。我要看看你怎样回答我。

玛丽亚娜　哎哟！我，也无非是您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

第 二 场

出场人：奥尔恭，玛丽亚娜，桃丽娜。

〔桃丽娜慢慢走到奥尔恭身后，奥尔恭没看见。

奥尔恭　你这话说得很得体……那末，我的孩子，我要你对我说这样的话，说他全身上下都有一种高尚的才德在发着光芒，已大大感动了你的心，如果我做父亲的选中了他，让他做你的丈夫，你是乐于接受的。怎么啦？

〔玛丽亚娜吃惊地后退。

玛丽亚娜　什么？

奥尔恭　怎么回事？

玛丽亚娜　您说的是什么？

奥尔恭　怎么啦？

玛丽亚娜　我莫非听错了？

奥尔恭　怎么听错了？

玛丽亚娜　您要我说一个人已经感动了我的心，如果您做父亲的选中了他，让他做我的丈夫我是乐于接受的。这个人倒是谁？

奥尔恭　就是答尔丢夫。

玛丽亚娜　我起誓，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的父亲。为什么让我说这样荒唐的话？

奥尔恭　但是我愿意这句话成为事实；我已经替你决定下来，这就够了。

玛丽亚娜　什么？爸爸，您竟要……

奥尔恭　是的，我的孩子，我指望靠了这门亲事让答尔丢夫成为我们家的人。一定要他做你的丈夫，我已决定下来。并且对于你的志愿……（看见桃丽娜）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未免太好管闲事了，丫头，你竟这样来偷听我们说话！

桃丽娜　真的，我不知道这谣言是从哪儿来的；是别人瞎猜胡想，想出来的呢，还是无所谓地偶然流传出来的。关于这门亲事的新闻已有人对我讲过，我可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

奥尔恭　怎么！这件事就这样地不能令人相信吗？

桃丽娜　是那末不能令人相信，先生，甚至就是由您亲口说出来，我也不信。

奥尔恭　我有法子叫你相信。

桃丽娜　是的，是的，您这是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呢。

奥尔恭　我讲的恰恰是不久人们就可以看见的事实。

桃丽娜　说着玩罢了!

奥尔恭　我的孩子,我所说的决不是儿戏。

桃丽娜　算了吧,您不要信您父亲的话;他开玩笑呢。

奥尔恭　我告诉你说……

桃丽娜　不,您那叫白说,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奥尔恭　我可要生气了……

桃丽娜　那末就相信吧,活该您倒霉就是了。怎么,先生,拿您这样似乎很精明的人,脸上还长着这么多的胡子,您会糊涂得至于……?

奥尔恭　你听我说!你在我面前这样轻狂随便,我实在不大喜欢;我告诉你,丫头……

桃丽娜　咱们说尽管说,可别动火,先生。您玩出这样的把戏不是拿人取笑玩儿吗?那个假虔徒并没看中您的姑娘,他惦记的是别的事情。再说这门亲事对您又有什么好处?拿您这样的产业为什么单挑这么一个穷光蛋的女婿?……

奥尔恭　你住口。他诚然一个钱也没有,但是你要知道这正是应该敬重他的地方。他的穷困毫无疑义是一种正直人的穷困,这种穷困使他的人格格外伟大,皆因为他不大关心世俗的身外之物,而把整个精神都灌注在永恒不灭的事务上面,才让人把他的家财都侵占了去。但是我对他的帮助可以让

他摆脱经济上的困难，逐渐恢复他原有的家私，他的产业都是本地出名的好采邑，你别看他现在这种样子，他的确是个贵族呢。

桃丽娜　是的，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并且先生，他这种虚荣心是跟敬主的热忱合不到一起的。一个真正有圣徒生活的纯洁修养的人绝不会像他那样显耀自己的家世和出身的；真要是虚心自卑地敬奉上帝，就不会容忍他那种虚荣心任意猖狂，那样的骄傲自满究竟有什么用处？……我这番话您听了是不舒服的；那末咱们就撇开他的高贵门第不讲，谈谈他的本人吧。把这样好的一个女儿，许给像他那样的一个男人，您心里真就一点也不觉得难受吗？您也不想想他们是不是相称相配，您也不预料一下这个婚姻能有什么结果？您应该知道这是拿您女儿的名誉去冒险，如果您真要逆着她本人的志趣做这门亲。一个女人结了婚能不能规规矩矩过日子，那全得看她所配的丈夫的人品是怎样的人品。所配的丈夫为人若是到处受人指责，那末做妻子的往往也就变成我们所常见的那种坏女人了。有些丈夫，按照他们的为人，委实是很难对他们不生外心的。谁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她所厌恶的男子，那末她将来所犯的过失在上帝面前是应该由作父亲的负责的。您想一想，您这个计划让您冒着多么大的危险！

奥尔恭　(旁白)这简直是要我跟她学习做人的大道理啦!

桃丽娜　您听我的劝告去办事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奥尔恭　我的孩子,咱们不要听她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会把你的事情办好的,我是你的父亲。虽然我曾经把你许配给瓦赖尔;可是我不但听说他喜欢赌钱,并且我还疑心他多半还是自由思想者;我从没看见他上教堂去过。

桃丽娜　您要他跟那些专为让您看见才去的人们一样,按着您去的钟点准时上教堂吗?

奥尔恭　我没问你的意见。总之答尔丢夫是世界上跟上帝最亲近的人,这就是他的举世无匹的财产。这个婚姻一定可以满足你的种种希望,一定是温情与快乐浓得化不开的婚姻。你们必能像两个真正的小孩,像一对鸽子似地在你们的互相表示忠诚的爱情里过日子。你们总也不会有不幸的争吵,你叫他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的。

桃丽娜　她吗?她只会叫他当王八,那是靠得住的。

奥尔恭　喂!这叫什么话!

桃丽娜　我告诉您说,他长的就是个王八脑袋。先生,您女儿无论怎么样谨守妇德,也挡不住他天生的王八命。

奥尔恭　不要再打断我的话头,你要紧紧闭上你的嘴,与你无干的事情你少往里插嘴。

桃丽娜　先生,我是为您好才说的。

〔以后每逢他转身向他女儿说话，桃丽娜必插嘴打断他的话。

奥尔恭　你实在太操心了。你还是闭上嘴吧。

桃丽娜　假若人家是因为爱护您才……

奥尔恭　我不愿意人家爱护我。

桃丽娜　我偏要爱护您，先生，不管您愿意不愿意。

奥尔恭　啊！

桃丽娜　您的名誉，我一样地爱惜，我不能看着不管，让人家去笑话您。

奥尔恭　你一定不肯闭嘴？

桃丽娜　任凭您结这门亲不拦您，那是坏良心。

奥尔恭　你这个毒蛇，不要脸的东西。你闭嘴不闭嘴？

桃丽娜　唉！您是个虔诚的教徒，您却动起怒来了！

奥尔恭　是的，我听了这些混账话，肝火不能不冲上来，并且我决意要你住口。

桃丽娜　好，我就住口。不过我嘴里尽管不说，我心里想得可更多。

奥尔恭　你要想你就想；但是你要留心（转身向他的女儿）别说出来，要不……够了不用再说了。任何事情我都仔细斟酌过的。

桃丽娜　不准我开口，真把我气死了。

〔他回过头来，她立刻住口。

奥尔恭　答尔丢夫虽不是一个漂亮多情的少年，但是他天生就……

桃丽娜　是的，一副好嘴脸。

奥尔恭　纵使你对他的一切别的长处没有什么好感，也……（他转脸向桃丽娜，叉着双手注视她）

桃丽娜　你看她配的丈夫多么好！倘若我是她，我可不能让一个男子太太平平地硬跟我结婚；办完了喜事，不用好久，我就要让他知道一个女人报仇的法子是永远带在身边的。

奥尔恭　那末，我说的话，你老是当做耳边风？

桃丽娜　您瞎抱怨什么？我也没跟您说话呀。

奥尔恭　那末，你在这儿干什么？

桃丽娜　我跟我自己说话呢。

奥尔恭　很好。我总得给她一个翻手巴掌，惩治惩治她这种狂妄无礼。（他做出要打嘴巴的样子，一眼跟一眼地瞪桃丽娜，桃丽娜老是直立不语）我的孩子，你应该赞成我的计划……你应该相信这个丈夫是……我替你选中的这个丈夫是……你为什么不说话？

桃丽娜　我没什么可以对自己说的话。

奥尔恭　你就回答我一句话吧。

桃丽娜　要是我，我就不喜欢这个男子。

奥尔恭　啊，我早就料到你要说这句话。

桃丽娜　谁也没有那样糊涂会回答您说的那个事。

奥尔恭　总而言之，我的孩子，你必须听从我的话，要完全尊重我的选择。

桃丽娜　（逃开）我才不要这样一个丈夫呢。

〔他打她一个嘴巴，但是没打着。

奥尔恭　孩子，她是粘在你身上的一块病，和这个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我简直不能不犯打骂人的过失。我此刻觉得不能再接着往下说了；她这些没规矩的话气得我七窍都冒烟，我要出去吸点新空气，休息一下。

第 三 场

出场人：桃丽娜，玛丽亚娜。

桃丽娜　您倒说说，您变成哑巴了吗？遇上这种事您还样样都让我替您说吗？您就这么任凭人家提出那样无理的计划，连一句拒绝的话都不会说！

玛丽亚娜　对这样一位专制的父亲，你可叫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桃丽娜　他那样威胁您，您也应该抵抗一下呀。

玛丽亚娜　什么？

桃丽娜　您应该对他说爱情这种事是不能由别人强做主的，结

婚是为您自己,不是为他,这桩事既是为您办的,那末那个丈夫必须合您的心意,而用不着合他的心意。倘使他那个答尔丢夫他看着是那么可爱,他自己可以嫁给他,那是不会有任何阻碍的。

玛丽亚娜　做父亲的在我们子女身上是有这么大的权威,老实说,我从来是任什么话也不敢说的。

桃丽娜　可是咱们得讲一讲理。瓦赖尔已经向您求过爱了,那末您倒是爱他还是不爱他呢?

玛丽亚娜　哎哟!你真冤枉死我的爱情了,桃丽娜,你应该问我这个话吗?在这上头,我把我的心事告诉过你还没有一百次吗?你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情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吗?

桃丽娜　您到底是不是心口如一,到底这个少年是不是真正地打动了您的心,我哪能知道呀?

玛丽亚娜　桃丽娜,你这样怀疑我的爱情,你真冤枉死我了,我对他的真实的情感已经是表示得过于明显了。

桃丽娜　那末,您是爱他的了?

玛丽亚娜　是的,极端热烈地爱着他。

桃丽娜　从表面上看来,他也极端热烈地爱着您吧?

玛丽亚娜　我想是的。

桃丽娜　并且你们俩人都急着要结婚,是不是?

玛丽亚娜　当然的。

桃丽娜　那末，您对答尔丢夫那门亲事还指望什么呢?

玛丽亚娜　我就等着自杀了，倘若他们真要强逼我。

桃丽娜　好极了。这个法子，我倒没想到，您只须一死就摆脱了困难。这种药当然是很神效的。您竟说出这样话来，真把我气死了。

玛丽亚娜　天呀！你怎么变得这么大脾气呀！人家心里正难受哩，你却一点也不可怜人家。

桃丽娜　像您这样尽说废话，遇到了事就泄气的人，我是不可怜的。

玛丽亚娜　这有什么法子呢？我天生胆小嘛。

桃丽娜　然而爱情需要一颗坚决的心。

玛丽亚娜　我对瓦赖尔的爱情还不坚决吗？难道向我的父亲求亲不是他的事吗?

桃丽娜　不过您的父亲是个乖张任性到了极点的人，老把答尔丢夫顶在头上，答应了的亲事忽然又反悔，这个错处能派在瓦赖尔身上吗?

玛丽亚娜　不过我怎么敢公开地表示拒绝，露骨地显出轻视答尔丢夫呢？那不是叫人看出我已经选中了对象并且热爱着这个对象吗？不管瓦赖尔是怎样人才出众，我能为了他就不顾女孩儿的脸面和子女的孝道吗？你莫非要我把我的爱情和盘托出让全世界……?

桃丽娜　不，不，我什么也不要。我看您是愿意嫁答尔丢夫先生；我想着了，我实不应该劝您拒绝这门亲事。我何必要打消您这种心愿呢？这门亲事本是挺合式的。答尔丢夫先生吗！哦！哦！提出来这样一个人物还算小吗？当然咯，仔细想来，答尔丢夫先生原不是一个等闲人物，能做他的伴偶，幸福原不算小；大家都已经把光荣堆在他的头上；在他家乡他是个贵族，又长得一表人材；红红的耳朵，亮光堂堂的脸：和这样的一个丈夫过日子，您真是太满意了。

玛丽亚娜　天啊！

桃丽娜　您心里够多么快活，能够做这样一个美男子的夫人！

玛丽亚娜　喂！请你快别说这种话了，你快帮我想个法子反对这门亲事吧！全不用提了，我认输啦，现在我什么都敢干了。

桃丽娜　不，一个做女儿的原应该听从父亲的话，哪怕他让她嫁给一个猴子呢。您的命运太好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结了婚，您可以搭了车上他的小城里去，那里有的是他的叔叔大爷表哥堂弟，您可以快快活活地跟他们说说道道。他们先得带您瞻仰一下当地的上流社会；然后您得拜拜客，拜完了法官太太，再拜陪审官太太，他们一定赏您一个面子，让您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等到狂欢节，您在那儿可以指望的是舞会和王家的大乐队，所谓王家大乐队就是本地的两

支短笛；偶尔还可以看到猴子戏和木偶戏，不过倘若您的丈夫……

玛丽亚娜　哎哟！你真要我的命了。你还是替我出个主意帮帮我的忙吧！

桃丽娜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玛丽亚娜　喂！桃丽娜，你饶了我吧……

桃丽娜　为了好好地惩治您一下，非得让这门亲事做成不可。

玛丽亚娜　我的好姑娘呀！

桃丽娜　不成。

玛丽亚娜　如果我把我的心愿讲得明明白白……

桃丽娜　不成，一定让答尔丢夫做您的丈夫，让您去尝尝他的滋味。

玛丽亚娜　你知道我一向是信任你的，让我……

桃丽娜　不，总得叫您去"答尔丢夫"一下。

玛丽亚娜　好吧！既然我的苦命一点也感动不了你，那末从此你就任凭我一个人去悲观绝望吧。我的心只有向悲观绝望去借救兵，我知道什么是医我的苦痛的特效良药。

〔她作手势欲走。

桃丽娜　喂！来，来，回来。我不生气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可怜您。

玛丽亚娜　你看见了没有，倘使他们一定要我去受这种凶狠的

刑罚,我对你说,桃丽娜,我只有一死而已。

桃丽娜　您别难受。我们可以想个巧妙计策来阻止……不过您看瓦赖尔,您的情人来了。

第四场

出场人:瓦赖尔,玛丽亚娜,桃丽娜。

瓦赖尔　小姐,刚才有人告诉了我一个消息,这个消息真是妙不可言,我还是头一回听见哩。

玛丽亚娜　什么消息呢?

瓦赖尔　说你要嫁答尔丢夫了。

玛丽亚娜　我的父亲心里的确是有这个打算。

瓦赖尔　小姐,你的父亲……

玛丽亚娜　他改变主张了。刚才他已把这件事向我提出来了。

瓦赖尔　什么?那末不是说着玩儿的了?

玛丽亚娜　是的,并不是取笑。他已公开地宣布赞成这门亲事。

瓦赖尔　你的心里是怎么个打算呢,小姐?

玛丽亚娜　我也不知道。

瓦赖尔　这话回答的倒爽快。你不知道?

玛丽亚娜　不知道。

瓦赖尔　不知道?

玛丽亚娜　你看我该怎样才好？

瓦赖尔　我，我看你就嫁给他吧！

玛丽亚娜　是你劝我嫁他？

瓦赖尔　是我。

玛丽亚娜　不是取笑？

瓦赖尔　当然不是取笑，因为这门亲事很体面，值得做。

玛丽亚娜　好，先生，你这劝告，我接受了。

瓦赖尔　我想你听从这个劝告也不会有多大苦痛的。

玛丽亚娜　你提出这个劝告，心里也不会有比我更多的苦痛。

瓦赖尔　我，我所以这样劝你，是为让你喜欢，我的小姐。

玛丽亚娜　我呢，我所以听从你这劝告，是为让你高兴。

桃丽娜　让咱们来看看吧，这样斗下去又会有什么结果？

瓦赖尔　讲爱情是这样讲法的吗？那末那全是骗人了，当你……？

玛丽亚娜　别提这些话，我求求你。你打头先很爽快地对我说应该接受他们给我找的丈夫，我才回答我也愿意这门亲事，这全是因为你给我出了这个高明的主意。

瓦赖尔　不必抬出我的意思来卸脱责任。你的主意是早拿定了的，你是抓住一个无足轻重的借口好冠冕堂皇地撤回你的诺言。

玛丽亚娜　你说的对，真是这么回事。

瓦赖尔　当然的,并且你的心对我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热情。

玛丽亚娜　哎哟!你真要那么想,也只好随你的便了。

瓦赖尔　是的,是的,我原可以这样想的,不过,我这颗受创伤的心也许会赶在你前头先做个背信弃义的样子给你看看;我也会爱上一个人,跟她去订婚。

玛丽亚娜　唉!这是我十分相信的;像你这样的人才所能得到的爱情……

瓦赖尔　天呀,别提什么人才啦,我当然没有多少才德,你对我的态度就可以叫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希望有一个别的妇人会对我发生好心,我知道在我这次公开退让之后,自会有人肯来弥补我的损失而并不以为可羞。

玛丽亚娜　损失本来也不大,再说这样转移爱情以后,你也很容易就得到安慰了。

瓦赖尔　我必尽力去求安慰,这点你尽可以放心。既是被人抛弃,就得拿出点志气来,总得想尽方法把这个人忘掉。即使不能真正忘掉,至少也得假装忘掉;对于一个已经抛弃我们的人,还要恋恋不舍,这样没骨气是不可原恕的。

玛丽亚娜　你这种心情当然是高尚可贵的。

瓦赖尔　对了;人人都该赞成这种心情的。怎么?你莫非还要我的心灵对你永远保持着炽烈的爱情?眼看着你就要投入别人的怀里,还不许我把你不想要的这颗心放在别人身上

吗?

玛丽亚娜　并不如此,正相反,这正是我衷心所祝望的,并且我愿意这个事马上就成功。

瓦赖尔　你果然愿意如此?

玛丽亚娜　是的。

瓦赖尔　你已经把我侮辱够了,小姐,我这就让你称心如意吧。

〔他迈步欲走,去而复返者多次。

玛丽亚娜　很好。

瓦赖尔　至少你得记住,是你强逼我的心来干这桩十分为难的事的。

玛丽亚娜　好吧。

瓦赖尔　你还应该记住我心里盘算的这个计划不过是跟你学的。

玛丽亚娜　跟我学的?好,就算是这样吧。

瓦赖尔　够了,不用说了。因为你眼看就要称心如愿了。

玛丽亚娜　那才好呢。

瓦赖尔　你看,这可是关系我一辈子的事。

玛丽亚娜　那才好呢。

瓦赖尔　是吗?(他走了;到了门边,又转过身来)

玛丽亚娜　干什么?

瓦赖尔　你没叫我吗?

玛丽亚娜　我叫你？你做梦呢！

瓦赖尔　好，我走了，永别了，小姐。

玛丽亚娜　永别了，先生。

桃丽娜　我看，你们这样瞎闹简直是昏了头啦；我方才所以任凭你们闹下去，为的是看看到底闹到什么地步才算一站。喂！瓦赖尔少爷。

〔她过去拉着他的臂，他做出抵抗的样子。

瓦赖尔　喂！桃丽娜，你要干什么？

桃丽娜　到这儿来！

瓦赖尔　不，不，我真气愤极了。我别再在这里扰乱她的心愿吧。

桃丽娜　算了吧。

瓦赖尔　不，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是已经决定的事了。

桃丽娜　唉！

玛丽亚娜　他看见我就不痛快，我留在这儿他就想走，还不如我先走开，把地方让给他吧。（桃丽娜放松瓦赖尔，追玛丽亚娜）

桃丽娜　这回该那个了。您跑到哪儿去？

玛丽亚娜　不要管我。

桃丽娜　您总得回来。

玛丽亚娜　不，不，桃丽娜，你拉住我也是没用。

瓦赖尔　我知道，我在这儿，她看着是活受罪，当然我还是别让她受罪的好。

桃丽娜　（放松玛丽亚娜，追瓦赖尔）还没完？我要让你们走开才活见鬼呢。快别闹这套玩艺儿了，你们俩人全上这儿来。（她将俩人拉拢在一起）

瓦赖尔　你到底存了什么心？

玛丽亚娜　你打算干什么？

桃丽娜　我打算给你们讲和，并且替你们排除困难。（向瓦赖尔）您莫非疯了，这么个吵法儿？

瓦赖尔　你没听见她是怎么跟我说话来着？

桃丽娜　姑娘，您莫非疯了，生这么大气？

玛丽亚娜　你没看见吗？他是怎么对待我来着？

桃丽娜　双方全够糊涂的。她没别的念头，一心只想嫁您，我可以作见证。他呢，所爱的只是您，没别的想头，一心只想取您，我可以拿生命做担保。

玛丽亚娜　（对瓦赖尔）那末你刚才为什么给我出那样的主意？

瓦赖尔　关于那样一个问题，你又为什么还跟我讨主意呢？

桃丽娜　你们两个全疯了。全伸过手来，互相拉着。

瓦赖尔　（伸手交桃丽娜）我的手有什么用？

桃丽娜　喂！您的手呢，伸过来。

玛丽亚娜　（也伸出手来）这有什么用？

桃丽娜　天啊！快点全走过来吧。您也爱她，她也爱您，你们是那末互相爱着，你们自己也没想到呢。

瓦赖尔　不过这宗事你可不要太勉强，（对玛丽亚娜）别再这么横眉竖目地看着我呀！（玛丽亚娜转眼看瓦赖尔，微笑了一下）

桃丽娜　说真的，恋爱的人实在跟疯子一样。

瓦赖尔　喂！我埋怨你，难道不应该吗？不准扯谎，你竟对我说出那种叫人伤心的话，不有点太狠心吗？

玛丽亚娜　可是你呢，你不是最没良心的男子吗？……

桃丽娜　这些争论留着将来有机会再说，咱们先得想法对付眼前那个讨厌的婚事。

玛丽亚娜　快告诉我们应该施展些什么巧妙的计谋。

桃丽娜　我们各式各样的法子都得使用。您的父亲没有一句正经话，说的话全不足信；但是在您这方面，对他那种古怪脾气，最好是表面上来个百依百顺，那末到了紧急的时候，就容易把他所提的亲事往后拖延。只要工夫一长，什么事就都好办了。一会儿您可以假装突然生病，婚期于是就得延缓几时；一会儿您可以推说遇到了不祥之兆：什么遇见死人啦，打碎镜子啦，或者梦见泥浆啦等等。最紧要的一件事是只要不从您口里露出一个肯字来，他们就没法儿让您嫁给别人而不嫁给瓦赖尔。不过要想成功得快，最好是，我看，

千万别让人看见你们俩人在一块儿谈天。(向瓦赖尔)您赶快走吧！快去求求您那些朋友，让他们帮助您把这门亲事挽回过来。我们现在要去鼓动她的哥哥叫他也出点力，并且把她的继母也拉在我们这一头。再会吧。

瓦赖尔　(向玛丽亚娜)不管我们怎样去努力准备，我的最大的希望，说真的还是在你身上。

玛丽亚娜　(向瓦赖尔)一个做父亲的，究竟他的意志是怎么样我可不敢担保。不过除了你瓦赖尔之外，我是任何人也不嫁的。

瓦赖尔　你真叫我快活死了！不管他们敢……

桃丽娜　哎哟！爱人在一起总是絮絮叨叨，说起来没完没了。您快出去吧！听见没有？

瓦赖尔　(走一步又退回)总之……

桃丽娜　您怎么这样啰唆！您从这边出去，您，您从那边走。(推了各人的肩，让他们走出)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出场人：达米斯，桃丽娜。

达米斯　让天雷立刻把我劈死吧，省得到处谁都拿我当做最无用的蠢才。什么叫敬上，什么叫父威，看哪样能拦住我！看我是不是能够什么都不顾来蛮干一下！

桃丽娜　饶了我吧，先别发这么大的火，您的父亲不过是随便这样说说而已，他说的话不见得就实行，并且从计划到实行，路还远呢。

达米斯　我总得止住这个混账东西的阴谋，我得跟他秘密地谈一谈。

桃丽娜　慢来，慢来，对付他跟对付您的父亲一样，还是让您的继母去想法子好啦。她在答尔丢夫面前说话还有点效验；她说什么他也都喜欢听，他对于她心里也许发生了爱情，但

愿真是如此！那末事情可就更热闹了。总之你们的继母对你们是十分关心的，因此她要把答尔丢夫叫来谈一谈。关于那桩连您也难受的亲事，她要探一探他的口气，看看他是什么意思；并且让他知道，倘使他真在希望这个计划成功，以后便会发生多么讨厌的纠缠。方才我没见着他，他的仆人说他正在祷告，不过这个仆人说他就要下来的。您出去吧，我央求您，让我在这儿等他好了。

达米斯　这种谈话我可以在旁听一听。

桃丽娜　不可以的。只能让他们俩人密谈，不能有外人的。

达米斯　我什么话也不跟他们说。

桃丽娜　您又胡闹了。您素常的暴躁脾气我们是知道的。那只会把事情弄糟。出去吧！

达米斯　不，我要看看，我不发火就是了。

桃丽娜　您真讨人嫌！他来了，快走吧。

第 二 场

出场人：答尔丢夫，劳朗，桃丽娜。

答尔丢夫　（看见桃丽娜）劳朗，把我的鬃毛紧身跟鞭子[①] 都好

① 苦修的修士贴身穿着鬃毛紧身，经常拿鞭子抽打自己，表示苦修。

好藏起来，求上帝永远赐你光明。倘使有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去给囚犯们分捐款去了。

桃丽娜　装这份儿蒜！嘴上说的多么好听！

答尔丢夫　你有什么事？

桃丽娜　我要对你说……

答尔丢夫　（从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哎哟！天啊，我求求你，未说话以前你先把这块手帕接过去。

桃丽娜　干什么？

答尔丢夫　把你双乳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

桃丽娜　你就这么禁不住引诱？肉感对于你的五官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存着什么念头，不过我，我可不这么容易动心，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你那张皮也动不了我的心。

答尔丢夫　你说话要客气点，否则我立刻就躲开你。

桃丽娜　不用，不用，还是我躲开你吧，因为我只有两句话要对你说，就是太太这就下楼到这里来，请你允许她和你谈几句话。

答尔丢夫　可以，可以。

桃丽娜　（自语）你看他一下又变得多么温柔！说真的，我还是相信我一向批评他的话，实在一点也没评错。

答尔丢夫　她就来吗？

桃丽娜　我已经听见她了，好像是的。是的，真是她本人来了。让你们俩人在这儿，我去了。

第 三 场

出场人：欧米尔，答尔丢夫。

答尔丢夫　我愿上帝大发慈悲保佑您的灵魂和身体全都健康，并且还保佑您的生命，正如侍奉上帝的人群中最卑微的我所祝望的一般。

欧米尔　我很感谢您这番虔诚的祝颂。可是咱们还是坐下谈吧，可以舒服一点。

答尔丢夫　您的病体完全复原了？

欧米尔　大好了。也不发烧了。

答尔丢夫　从上帝那里能求下来这种大恩典，我的祷告当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可是我向上天所诵的一些真诚的祈祷，却没有一次不是为的祈求您早日恢复健康。

欧米尔　您对我太操心了。

答尔丢夫　您的宝贵的健康，我无论怎么爱惜也是不会过分的；为恢复您的健康，我简直可以牺牲我自己的健康。

欧米尔　您把圣教的善心推广得未免太远了点。我对您这种美意真是感激非浅。

答尔丢夫　您原值得我替您效力，这不过是一点点，还差得多呢。

欧米尔　我原打算和您私下密谈一件事情，我很高兴现在正没有人窥伺我们。

答尔丢夫　我也很高兴，太太，能够单独和您会面；在我，这的确是甜美的事。这种机会我已向上天请求过多次，可是在这以前上帝总还没赏给我过。

欧米尔　我所希望的就是要您说一句出于肺腑，丝毫没有隐藏的话[1]。

答尔丢夫　这可是上天特殊的恩典，我也只想把我整个儿心灵呈献在您的眼前，我想对您发誓，让您知道我对那些慕您美貌到这里来的客人，虽然散布了种种谣言，我对您可并没有丝毫恶意；却多半是由于一种热诚的冲动，完全是一种……

欧米尔　我也知道是如此的，并且相信您操这份心原是为我的好。

答尔丢夫　（握住她的手指尖）是的，太太，这是毫无疑义的，我的热诚已到了这样的地步……

欧米尔　哎哟！您握得太紧了。

答尔丢夫　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我热烈得太过分了，我决

---

① 达米斯此时推开一点门，偷着听他们谈话。——原注

没有一点点握疼您手的意思。(他把手放在欧米尔膝上)

欧米尔　您这只手要干什么?

答尔丢夫　我摸摸您的衣服,这料子多么绵软!

欧米尔　别动手,我是最怕痒的。(她将坐椅退后,答尔丢夫将椅移近)

答尔丢夫　(摸摸欧米尔的帽子)天啊!这花边可真细致,现下的手工活真可说是巧夺天工,从来没见过比这做得更好的。

欧米尔　不错的。不过还是先谈谈咱们的事吧。有人说我的丈夫要悔婚,打算把他的女儿转许给您。告诉我,这是不是真事?

答尔丢夫　他倒是对我提过几句,不过,太太,老实说,那不是我所追求的幸福,我所衷心希望的美妙的神奇幸福却在别处。

欧米尔　这是因为世俗间的事务,您是任什么也不爱的。

答尔丢夫　我的胸膛里面关着的并不是一颗铁石的心。

欧米尔　在我看来,我总以为您是一心一意想着天上的事情,在这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您留恋。

答尔丢夫　我们对永恒之美所发生的爱并没有窒息我们对世俗之美所发生的爱;上帝手创的完美作品,我们的官能是很容易被它迷惑住的。从上帝身上反映过来的美,本来就在你们女人身上发着异彩,可是上帝又把他老人家稀有的珍品都陈列在您一人身上:他把那迷人眼动人心的美都放在您的脸庞

上面，所以我一看见您这绝色美人，就禁不住要赞美手创天地的万物之主，并且面对着一幅上帝拿自己做蓝本画出来的最美的像，我的心不觉就发生了一种炽烈的情爱。最初我很怕这种秘密的爱恋是魔鬼的一种巧计，我因此把您当做了我永生幸福的一种障碍，心里甚至于还决意要躲避着您的美丽的眼睛。不过到后来，可爱的美人呀！我才明白这种爱情原可以不算做罪恶的，我很可以使它和圣洁配合在一起的，于是我就任凭我的心沉溺在爱的里面了。我承认，胆敢把这颗心贡献给您，这是异常冒昧的行为；不过我一切的希望都全凭着您的慈悲善心，至于我个人，原是那样一个废物，尽管努力也是枉然，我根本就没指望单凭自己会发生什么效力，我的希望、我的幸福、我的安慰全都寄托在您的身上；我能享福或是受罪，全部决定于您，只凭您一句话，您愿意我享福，我就能享福，您要我受罪，我就会受罪。

欧米尔　这一番话确是多情；不过，说真的，却有点令人惊奇，我以为您应该使您的心更坚强一些，对于这样一个计划似乎还欠一点思索。像您这样一个虔诚的教徒，到处大家都称为……

答尔丢夫　哎哟！尽管是虔徒，我总是个人呀，一看见您这样天仙似的美人，这颗心可就再也把持不住，什么理智也没有了。我知道由我口里说出这样的话来，未免有点奇怪，然

而，太太，我究竟并不是一位天伸，倘若您以为我不应该对您表示爱情，那么您只有怪您自己那种撩人的丰姿。自从我一见您那光彩夺目人间少有的美貌，您便成为我整个心灵的主宰；您那美丽眼光包含着的无法形容的温柔击退了我内心顽强的抵抗；禁食、祷告、眼泪，任什么也抵挡不住这种温柔，我的全部心愿都移转在您的美貌多姿上面。我的眼色、我的叹息已经把这种情形向您暗示过一千次，现在为表示得更清楚一些，我再用嘴来对您明说，倘若您肯用一种稍微和善一点的心情来体贴体贴您这不肖奴才的忧伤烦恼，倘若您肯大发慈悲来安慰我一下，肯降尊俯就到我这卑微低贱的人，那末，甜美的宝贝呀！我对您的虔诚一定是举世无匹的虔诚。再说跟我要好，您的名誉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也不必怕我这方面会有什么忘恩负义的举动。那些妇人们所热恋的显贵队里的风流男子，他们的行动是浮躁的，言语是轻狂的，我们看见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在那里互相夸耀他们情场里的得意勾当，他们得到手的便宜是没有一次不由他们自己叫嚷出去的，你们相信他们，可是他们那张不守秘密的嘴必定使接受他们爱情的人的名誉一败涂地。可是像我们这种人呢，内心燃着的爱情火焰是从不乱说乱道的火焰；和我们来往，秘密是靠得住永远不会泄露的。我们必须顾全我们自己的名誉，所以被爱的那方面就

可以一切高枕无忧;这样,接受了我们这颗心,就可以说是得到了不会惹出任何笑话的爱情与丝毫没有后患的快乐。

欧米尔　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您这番妙词妙语把对我的心灵要说的话已经相当有力地表白清楚了。可是您就一点不怕我会把您这一份热烈的情意告诉我的丈夫吗?您也不怕真要把您这种爱情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会损坏了他对您的友谊吗?

答尔丢夫　我知道您是最仁慈不过的人,您一定会宽恕我这样胆大妄为;我的爱情那种强烈的激动固然冒犯了您,但您会想到人是多么软弱而原谅我的,并且您只要自己看一看您的美貌,您就会想到谁也不是瞎子,一个人原是肉做的。

欧米尔　别人遇到这种事也许会换个样子对待,不过我愿意替您保守秘密,我决定不把这件事说给我丈夫听,不过有一件事我也要您替我办到,我要您老老实实,丝毫不许从中捣鬼,促成瓦赖尔和玛丽亚娜的婚事,我要您不再利用这种不公正的权力,不再拿别人的幸福来满足您自己的心意,并且……

第四场

出场人:达米斯,欧米尔,答尔丢夫。

达米斯　(从他隐藏在里面的小房走出)不成,不成,母亲,这个

事非把它宣传出去不可。我早就在这里呢，我全听见了。仁慈的上帝仿佛是有意把我安排在这里，好让我来压一压这个毁害我的坏蛋的狂妄气焰；好让我父亲醒悟过来，让他看个清楚方才同您谈情的这个恶棍究竟藏着什么坏心，这是替我对他那种假仁假义、狂傲蛮横开辟了一条报仇的道路。

欧米尔　不，达米斯，只要他以后肯老实一点儿，能不辜负我今天对他的大恩就够了。我既已答应他了，你就不要再让我说了不算了。我的脾气是不愿声张的。遇到这种混账的事，一个妇人也只好付之一笑，不能因为这个吵得丈夫耳根不得清静。

达米斯　您有您的理由这样办，可是我也有我的理由不这样办，这回要把他放过，可真是个笑话了。我这口怨气被他的假虔诚的狂妄气焰压制得太厉害了；我们家里已让他扰得个乱七八糟。这个奸徒挟制了我的父亲，破坏我自己的和瓦赖尔的亲事，日子也太长久了。我的父亲这回可该明白这个坏蛋的为人了。上帝竟赐给我这样一个简便的法子。我感激上帝赐给我这个机会。这么凑巧的机会可不能轻易放过，眼下已经抓在手里还不去利用它，那就只配上帝重新又把它收回去了。

欧米尔　达米斯……

达米斯　不,对不起,我必须按照我自己的主张办事。我心里现在可真痛快极了……任凭您怎么说都没用,都不能让我放过这个报仇的快乐。并且用不着多说,我这就去结束这件事;您看,这回可该我称心如意了。

第五场

出场人:奥尔恭,达米斯,答尔丢夫,欧米尔。

达米斯　爸爸,您来得正好,这儿刚刚发生一件大事,让我说出来饱饱您的耳福,您会十分惊奇的。您好心待人这回可得着好报了,这位先生正拿着一份厚礼报答您的美意。他对您的忠诚方才全盘显露出来了,他倒没做别的,只是要糟蹋糟蹋您的名誉。他正在这儿当面侮辱您的太太,向她表示那种罪恶滔天的爱情,当场就被我捉住。她的脾气一向是温和的,又不爱多说话,所以一心要保守秘密,可是我不能纵容这样卑鄙无耻的行为。我以为要把这事隐瞒起来不告诉您,那便是对您不够敬重。

欧米尔　我是这样想的,我认为我们绝不应当拿这种无谓的空话来扰得一个做丈夫的不得心静;名誉的好坏原不在这上头,只要我们自己能够防卫也就够了。我的意思就是如此,达米斯,如果你的眼里还有我的话,你也就什么都不会说出

来了。

第六场

出场人:奥尔恭,达米斯,答尔丢夫。

奥尔恭　哦!老天爷呀;我刚才听见的这番话能叫人相信吗?

答尔丢夫　老兄,是的,我是一个坏人、一个罪人、一个不讲信义、对不起上帝的可怜的罪人、一个世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人;我一生的每一时刻都载满了污秽,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堆罪恶与垃圾;我也看出来了,上帝原要处罚我,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来磨练我一下,因此无论人们怎样责备我,说我犯了多大的罪恶,我也决不敢自高自大来替自己辩护。你尽管相信他们对你说的话好了,你尽管发怒吧!你尽可以把我当做一名罪犯,把我撵出你的大门,因为我应该忍受的羞辱正多着呢,受这么一点儿,原不算什么。

奥尔恭　(对他的儿子说)嗳,你这坏蛋,你竟敢捏造出这种谣言来败坏他道德纯洁的声名。

达米斯　怎么?这个伪善心灵假装出来的温良竟使您否认这个事实?……

奥尔恭　你住口,你这可恶的瘟神。

答尔丢夫　唉!别拦他,让他说下去吧!你错怪他了,你最好还

是相信他所说的话吧。既然已有了这样的事实,你为什么还这样庇护着我呢?究其实,你又何曾知道我会干出些什么事来呢!你就单单凭信我的外表了吗?你真是只根据我表面上的一切,就以为我比任何人都好吗?不,不,你是让表面给蒙蔽了;我,我恰恰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一个人;大家都拿我当做一个好人,可是究其实,我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向达米斯)我的好孩子,你尽管说吧!,你尽管拿我当做阴险、无耻、绝灭理性的人,拿我当做强盗,当做杀人凶犯;再找出一些比这还丑恶的字眼来加在我的身上吧!我决不反驳,这正是我分所应得的;我愿意跪在地下忍受这种耻辱,当做我这一生一世所犯罪恶应得的一场羞辱报应来领受。

奥尔恭　(向答尔丢夫)老弟,你太过分了。(向他的儿子)你还不服气吗?你这个坏种?

达米斯　什么?他这番话竟把您迷惑到这一步,竟至于……

奥尔恭　住口,你这无赖的恶棍。(向答尔丢夫)老弟,不要见怪,快起来吧!(向他的儿子)不要脸的东西!

达米斯　他能……

奥尔恭　闭嘴!

达米斯　真气死我了,怎么?我……

奥尔恭　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打断你的胳膊。

答尔丢夫　老兄，看上帝面上，你千万别动气。我宁愿忍受最残酷的刑罚，也不愿你的儿子因为我而受到一点点皮肤上的损伤。

奥尔恭　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

答尔丢夫　你随他去吧！如果要我双膝跪在地下替他求饶的话……

奥尔恭　（向答尔丢夫）唉！你这叫什么话呀？（向他的儿子）混蛋！你看看他的大仁大义！

达米斯　那末……

奥尔恭　不许再闹！

达米斯　什么？我……

奥尔恭　不许再闹，听见了没有？我知道你为什么总得攻击他，就是因为你们大家全恨他，我今天才知道我的太太、孩子、仆人全在反对他，全都厚着脸皮想尽一切方法要把这位伟大的虔徒从我家里撵出去。不过你们大家越用尽心思要把他撵走，我就越一心一意地要把他留住；并且我马上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煞一煞我全家人的狂妄气焰。

达米斯　您想强迫我的妹妹嫁他吗？

奥尔恭　是的，坏蛋，并且就在今天晚上，就为得让你气个半疯。唉！我得跟你们大家斗一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话是必须服从的，我是这里的一家之主。喂！你们赶快回头吧，

你，你这无赖子，赶快跪在他的面前，向他告饶。

达米斯　叫谁跪？叫我？让我来央求这个混账东西，他仗了他的招摇撞骗……

奥尔恭　混蛋，你敢反抗我的命令，你敢骂他？（向答尔丢夫）给我一根棍子，一根棍子！谁也别拦我。（对他的儿子）马上给我滚出去，休想再回来。

达米斯　好，我走；不过……

奥尔恭　赶快滚开这儿，你这杀胚！我不但剥夺了你继承我遗产的权利，我还要狠狠地诅咒你。

第 七 场

出场人：奥尔恭，答尔丢夫。

奥尔恭　对于一位大圣徒，竟敢这样加以侮辱！

答尔丢夫　上帝啊！请你宽恕他给了我这种苦痛。（向奥尔恭）你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受，眼看着他们在你老兄面前想尽方法糟蹋我……

奥尔恭　哎哟！

答尔丢夫　这种忘恩负义的举动，我只要一想到就觉得心里万分的难过……我是这样痛恨这种举动……我心里悲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想我一定会因此而送掉性命的。

奥尔恭　(满面眼泪,奔到他刚从那里把儿子逐出去的门边)混蛋,我真懊悔刚才我的手为什么忽然饶恕了你,为什么不把你当场打死。(向答尔丢夫)老弟,你休息休息吧！别生气了。

答尔丢夫　咱们别让这些无谓的吵闹再继续下去。我此刻看出我给你带来了多少麻烦,老兄,我觉得我真有离开此地的必要了。

奥尔恭　怎么？你这是什么话？

答尔丢夫　这儿大家都恨我,我看得很明白,他们是在变着方法让你怀疑我对你的忠诚。

奥尔恭　那有什么关系,莫非你看出我的心听信他们的话了吗？

答尔丢夫　无疑的他们是还要接着干下去的;同样的话,今天说了,你不肯信,也许下一次你就会信以为实了。

奥尔恭　不能的,老兄,永不会相信的。

答尔丢夫　唉！老兄,一个做妻子的是很容易乘机动摇丈夫的心意的。

奥尔恭　不能,不能。

答尔丢夫　赶快放我走吧！我远远地离开这儿,他们再想这样攻击我,就没有题目了。

奥尔恭　不,你必须留在这儿;这是与我生命攸关的。

答尔丢夫　好吧,好吧,我就还留在这儿苦修下去吧,不过,倘使

你愿意……

奥尔恭　唉！

答尔丢夫　好！就这么办。咱们什么话也别提了。可是我知道这件事该怎样应付，名誉是最娇嫩的一件东西，为了咱们的交情，我得尽量防止一切流言和可以惹人猜疑的事情，以后我老躲着你的太太就是了，你再也看不见我……

奥尔恭　不！别管他们怎么样，你还是更得多亲近她。让大家全气得发疯，我才高兴呢。我要他们看见你时时刻刻和我的太太在一起。这还不算，为了好好地跟他们斗一斗，我谁也不要，只要你一个人做我的承继人，看他们有什么法子可想。我这就用正式手续把我的财产全部都赠送给你。一个忠厚诚实的朋友、一个能做我的女婿的朋友，在我看来比儿子、妻子、父母都更亲热，你不肯接受我这提议吗？

答尔丢夫　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应该遵从。

奥尔恭　你这人真怪可怜的；咱们赶快去写一个字据吧！叫那些看了眼馋的人气破肚子。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出场人：克雷央特，答尔丢夫。

克雷央特　是的，大家全在那儿谈论这个事，你尽可以相信我的话。他们所嚷嚷的那些话对你可真没什么光彩；正好，先生，我在这儿遇见了你，让我把我的意思三言两语干干脆脆对你说个明白吧。别人讲些什么，我并不仔细去研究；那些话我先撇开不谈，姑且往最坏的一面去着想，我们假定达米斯的举动不太对头，他说你的话确是诬赖了你，但是一个天主教的信徒就不应该原恕别人的侮辱，打消自己心里一切报复的念头吗？只因你们一场吵嘴，你就忍心看着一个儿子被他父亲从家里撵出去吗？我还是那句话，并且是句老老实实的话，现在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这件事在那里气愤不平；你如果相信我，那末赶紧把这一切都平息下

去，不要把事情逼到绝路上去。看在上帝的面上，息了你的怒，让他们父子二人言归于好吧！

答尔丢夫　哎哟，说到我，倘若我可以办到，我是诚心诚意愿意这么办的；因为，先生，我对他是一点也没记恨，我一切都宽恕了他，一点也不怪他，并且愿意尽十二分的力量去帮助他；可是这件事关系着上帝的利益，上帝绝不会答应的，他如果再回到此地，那就该是我离开这儿了；自从他做了那种荒谬绝伦的举动之后，我们俩人若再交好，一定要引起旁人的议论。天知道大家马上对这件事会怎样想法！人家必要硬说我是纯粹在要手腕；他们必到处嚷嚷说我原是自己觉得有罪，故此对于诬赖我的人假装出一种仁慈的热情，说我是心里怕他，不得不敷衍他，为的是可以暗中堵住他的嘴。

克雷央特　你所举的这些理由都很漂亮。可是，先生，未免扯得太远了。上帝的利益又何必要你来操心？上帝惩罚恶人莫非还要我们帮助吗？任凭上帝自己去报仇，你只须记着上帝命令我们应该饶恕一切侮辱的那一句话就得了；你既是惟上帝之命是听，那你就别再注意世人的批评了。怎么？因为顾虑到无足轻重的揣测之词，你竟放过了做一件好事的光荣？不必，不必，咱们还是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吧，不要让任何的顾虑来扰乱咱们的脑筋。

答尔丢夫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心里是饶恕他的，这就是遵照上

帝的意旨办事了；不过经过了今天这场笑话和他对我的那番侮辱，上帝不会再命令我叫我和他在一起过日子了。

克雷央特　那么，先生，他父亲纯粹由于一时性起才决定的主张，把财产赠了你，照道理你连希望都不应该希望的事，你却信以为实赶紧接受下来，那也是上帝命令你的吗？

答尔丢夫　了解我的人决不会有这种想法，硬说这是一种图利好财的勾当。世界上的一切金钱财宝，我看了都无所谓，财宝的迷惑人的光辉是迷不住我的眼睛的。我所以决定接受他父亲愿意赠与我的这份产业，老实说，乃是恐怕这份产业落到坏人手中；怕的是有些人分得了这笔钱财拿到社会上去为非作歹，而不能照我所计划的那样拿来替上帝增光，来替别人造福。

克雷央特　先生，你很不必瞎操这份心，这种顾虑是一个合法继承人所应有的顾虑。财产本是他的，让他得了去做好事也罢，做坏事也罢，你很不必跟着为难。你再想想，与其叫人骂你霸占别人产业，就不如随他自己去胡花滥用好了。我所佩服的就是你居然能够恬不知耻地把这个提议接受下来；因为说到归根，哪儿又有这么一条教规叫一个真正的虔徒去剥夺合法继承人的权利？再说，如果上帝在你的心里真的设下了一个攻打不破的障碍，阻挡着你和达米斯在一块儿生活，那末与其伤天害理忍心看着旁人为了你把自己

的儿子赶出家门，倒不如你自己做个知趣的人老老实实地马上离开此地，那不更好吗？你听我的话吧！先生，你这是过分卖弄你的聪明……

答尔丢夫　先生，此刻已三点半了；我得到楼上去做我们教里的功课，请你原谅我不能久陪了。

克雷央特　啊！

第 二 场

出场人：欧米尔，玛丽亚娜，桃丽娜，克雷央特。

桃丽娜　做点好事吧，先生，快跟我们在一起卖点力气搭救她一下，她心里真难过得要死呢；她的父亲定规好今晚就要举行订婚仪式，这就害得她无时无刻不在绝望之中，她父亲这就要来了。我请求您赶快把咱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也别管是用强也别管是使智，总得想法子推翻这个可恶的计划，这个计划把我们大家都扰得心神不安。

第 三 场

出场人：奥尔恭，欧米尔，玛丽亚娜，克雷央特，桃丽娜。

奥尔恭　啊，你们全在一起呢，我很高兴。（对玛丽亚娜）我在这

份契约里给你带来的东西足可以叫你喜欢老半天的，你当然已经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玛丽亚娜　（跪下）爸爸，看在知道我痛苦的上帝面上，看在一切能够感动您的事物面上，请您稍微放松一下父亲对儿女的权力！在这门亲事上，您别来硬逼着我孝顺服从您了；别用这种残酷的法律来逼我，逼得我竟至于抱怨上帝为什么叫我对您欠下了养育之恩。我这条生命，既然您已经赐给了我，我的父亲呀，您就别把它弄成薄命了，如果您不顾我心里已经建立起来的甜美希望，硬要禁止我嫁给我擅敢爱恋的人，至少，请您发发慈悲，我双膝着地哀求您，您就别再强迫我嫁给我所憎恶的人去受那种折磨了；请您别在我身上用尽了您的权威，逼得我无路可走。

奥尔恭　（觉得有点心软）喂，我的心，要坚持呀！心肠软是绝对要不得的。

玛丽亚娜　您尽管宠爱他，我并不难受；您可以尽兴去宠爱他，您可以把您的财产送给他，如果还不够，还可以把我的那一份也加上，我是衷心同意这样做的，我放弃我的财产了；可是至少别弄到把我这个人也送给他，我请您允许我进一个修道院，在苦修生活中去消磨上帝已经替我计算好了的有数的凄凉日子。

奥尔恭　啊，这又是一个因为父亲打击了爱情火焰要去当修女

的人！站起来！你心里越腻烦嫁他，嫁了他才越有意义。你可以利用这种婚姻来磨练磨练你的性情进行苦修。好，别再吵得我头痛了。

桃丽娜　不过……？

奥尔恭　你，你给我闭上嘴，要说话跟你们那一伙人说去。我，绝不准你再多说一个字。

克雷央特　如果你允许别人再向你进一点忠告……

奥尔恭　老弟，你的意见都是全世界最好不过的意见，而且很有道理，我非常重视，不过请你允许我绝不采纳。

欧米尔　（对她的丈夫）眼看着摆在我眼前的这一切，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你的眼睛竟瞎到这般程度，可真叫我钦佩；明摆着今天这样的事，你会不信我们的话，你的成见实在太深，你真是叫答尔丢夫给迷住了。

奥尔恭　实在对不起，我是专凭信外表的。我知道你很溺爱我那无赖的儿子。你当时惟恐戳穿了他对那可怜人耍的手段，可是你当时的态度太安闲了，不能叫人相信；如果是真的话，你当然是另外一种激动的样子了。

欧米尔　那个人也无非是口头上表示了他的爱情，我们做妇人的一听到耳里莫非总得大吵大闹才算不失面子吗？莫非只有眼里冒火，破口大骂才算应付得适当吗？至于我，听了那种话，也只是付之一笑，我决不愿意为这事就闹个天翻地

覆;我愿意用温和的态度叫人看出我们是规规矩矩的妇人,我根本不赞成那些粗野的假正经女人,她们是必须仗着尖爪利牙来保护声名,听见了一句无所谓的话就恨不得把别人的脸马上抓破。求求上帝可别让我染上这种假正经的作风!我可不要这种母夜叉的道德,我相信一种不声不响的冷淡态度更能够打退一个人的痴心妄想。

奥尔恭　总之,我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决不上你们的圈套。

欧米尔　你这种古怪的脾气,我再一次表示钦佩,不过如果我能让你亲眼看见我们对你所说的话是确有其事,你这种一百个不相信的脾气是不是还有什么可说的话呢?

奥尔恭　亲眼看见?

欧米尔　是的。

奥尔恭　那叫瞎扯。

欧米尔　什么?如果我有法子让你看个清清楚楚?

奥尔恭　无稽之谈。

欧米尔　你这个人呀!至少你倒是回答我呀。我并不叫你相信我们的话;不过,假定我们挑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在那儿清清楚楚地把一切全都看见,也都听见,你对你那个正人君子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奥尔恭　如果是那样,那我就说……我什么话也没得可说了,但这事是不会有的。

欧米尔　让这种错误存在的时期也太久了，你冤枉我满嘴说瞎话也冤枉得太苦了；光为取乐，我也得让你亲眼看到他们所说的一切，并且不必到别处去，就在此地。

奥尔恭　好，就这么办。我马上接受你的办法。咱们倒看看你有多么机伶，看你怎样实现你所答应的事。

欧米尔　（向桃丽娜）去把他请来。

桃丽娜　他的头脑是狡猾的，也许不容易叫他上当吧。

欧米尔　可以的，一个心上所爱的人去骗他，是容易骗到的，并且他那种自负的劲头儿也可以叫他上当。去给我把他请下楼来。（向克雷央特和玛丽亚娜）你们，你们走开吧。

第 四 场

出场人：欧米尔，奥尔恭。

欧米尔　咱们把这张桌子抬过来，你钻到下面去。

奥尔恭　怎么回事？

欧米尔　你得好好藏起来，这是必要的。

奥尔恭　为什么要藏在这张桌子底下？

欧米尔　唉，天呀，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我的安排，你等一会看好了。你就进去吧；蹲在底下之后，你可留神别让人看见你，也别让人听见你。

奥尔恭　老实说，这种地方真得承认我实在透着和气，不过要紧的是看看你究竟怎样办好这件事。

欧米尔　我想你会无言答对我的，（向藏在桌下的丈夫）至少是我这就要干出一桩稀奇古怪的事了。无论如何你可别动火。回头不管我说什么，都不许拦挡我；为了让你心服口服，我既然是这样答应了你，我就要用柔情，因为不如此不行，用柔情使这个伪善心灵摘下他的假面具，我要迎合他的爱情种种无耻的欲望，听凭他那种胆大妄为的心情任意张狂。这是为了你一个人，并且是为了使他格外狼狈不堪，我的心才装作迎合他的希望，所以只要你一认输，我马上就可以停止前进，事情只进展到你所要达到的程度就不再进展。等到你觉得这件事情已进展得够远的时候，你可得出来阻止他那疯狂的热情，来顾全你的妻子，让我来冒险可只能冒到够使你觉悟的程度为止；这与你的利益攸关，你应该自己作主，并且……有人来了。好好蹲着，别让人看见。

第 五 场

出场人：答尔丢夫，欧米尔，奥尔恭。

答尔丢夫　有人告诉我说您愿意在这儿跟我谈几句话。

欧米尔　是的,有几句私话要对您谈谈。不过未说以前您先关上这扇门,先到处去看一看,不要被人捉住。像刚才发生的那种事,这儿可不能再重演一次了。从来也没见过这样被人当场捉住的,达米斯那样做法真让我替您捏了好大的一把汗,您总看明白了吧,我曾尽力劝他不要那样做,叫他压住他的暴脾气。可是说真的,当时我也真吓糊涂了,会一点没想起反驳他的话,不过靠天保佑,一切反倒因此更好了,倒更觉得安全了。我的丈夫对您的敬仰把这场风暴全给吹散了。他对您不但并没有起疑,并且为了更好地来斗一斗那些不怀好意的种种议论,他偏要咱们时时刻刻老在一起;因此我可以不用害怕受指责,和您关着门一起在这儿待着,也就是仗着这个,我可以对您谈一谈我的心事,来接受您的热爱,这样说也许有点言之过早吧。

答尔丢夫　这番话真有点令人不容易明白,太太,您方才说话可不是这个语气啊。

欧米尔　唉!如果刚才那样的拒绝竟会使您恼怒,那么您真可算是不懂得一个妇人的心了!您会看不出这颗心的言外之音吗?您没觉得当时抵拒您的时候是那样微弱无力吗?在那种时候,我们的贞操观念老是和人们给我们的温情作斗争的。无论我们觉得那个控制我们的爱情是有多大的理由,可是由嘴里坦白承认这个爱情,总还觉得有点害羞;所

以最初总是先加抵拒;不过从当时抵拒的神气来看,就已足够让人知道我们的心已是被征服的了;为了面子关系我们的嘴还在违背着我们的心愿说话,可是那样的拒绝早已等于把一切都答应了。我对您说的这番话无疑是一种过于放肆的自白,从我们女人的贞操方面来看,未免有点太不给自己留余地。不过话已经是冲口说出了,爽性说个明白吧。如果对于您贡献给我的心,我没有一点意思,我又怎能那样关切地去劝阻达米斯呢?我又怎能那样和颜悦色地从头到尾听完了您的情话?我又怎能像大家所看见的那样对待这个事呢?并且当我亲自强逼您拒绝他们所提的那门亲事的时候,您心里还不明白我那种要求究竟是什么意思吗?那不就是表示了我对您的关怀和因此可能受到的苦恼吗?因为那门亲事如果成功,我原想整个儿得到手的那颗心就得与别人平分享受了。

答尔丢夫　太太,我能够听见从我所爱的嘴里说出这番话来,当然是一桩极端甜美的事。您这几句甜蜜蜜的话把我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芳香川流不息地输进了我的全身毛孔里面;能够得到您的欢心,原是我一向所寻求的幸福;现在居然蒙您这般垂爱,我的心实在满足万分了,不过这颗心,请您准许它胆敢对于这种幸福还有点怀疑,因为我很可以把这些话当做是一种手段:无非是要我来打破正在进行中的那个

婚姻。跟您痛快说吧,如果不给我一点实惠、我一向所希望的实惠,来替这话做担保,使我的心能够永久相信您对我的好情好意,我是绝不能听信这么甜美的话的。

欧米尔 (咳嗽一声,为关照她的丈夫)怎么?您竟这样心急,一下手就要挤干一颗心的柔情?人家正在拼命向您倾诉最甜蜜的情意,可是在您看来还觉得不够,总得逼得我把最后的甜头也拿给您,才能让您心满意足!

答尔丢夫 一种好处,我们越自问不配得到手,就越不敢希望它。我们的希望光凭一套空话是很难安然放心的。这样一种充满了光荣的好运气真有点叫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们必须在实际享受之后,才能深信不疑;我相信,我是不配得到您的慈悲的,因此我很怀疑我的胆大妄为竟会真的达到了幸福目的;太太,您若不弄出点真实的东西让我的爱情火焰心服口服,我是任什么也不能相信的。

欧米尔 天呀!您的爱情行出事来可真像个暴虐君王,把我的精神已经弄得颠颠倒倒了,它又多么疯狂地辖制着我的心!它又多么狂暴地要求满足它的欲望!怎么?您已经把我逼迫得无法躲避,您可连一点喘气的工夫都不给人家留下,您竟这样丝毫不放松,要什么就得马上到手,一刻也不准迟缓;您知道人家已爱上了您,您就利用这个弱点加劲地来逼人,您想想这样合适吗?

答尔丢夫　如果您真是用慈悲的眼光来看我对您这份爱慕的意思，那您为什么还不肯给我那种确实的保证呢？

欧米尔　不过真的答应了您所要求的那件事，又怎能不同时得罪了您总不离口的上帝呢？

答尔丢夫　如果您只抬出上帝来反对我的愿望，那末索性拔去这样一个障碍吧，这在我是算不了一回事的，不应该再让这个来管住您的心。

欧米尔　不过上帝的御旨是让人家说得那样的可怕。

答尔丢夫　我可以替您除掉这些可笑的恐惧，太太，并且我有消灭这些顾虑的巧妙方法。不错，对于某些欲望的满足，上帝是加以禁止的，不过我们还可以和上帝商量出一些妥协的办法。有一种学问，它能按照各种不同的需要来减少良心的束缚，它可以用动机的纯洁来补救行为上的恶劣。这里面的诀窍，太太，我可以慢慢教给您；只要您肯随着我的指示去做就成了。您尽管满足我的希望吧！一点用不着害怕，一切都由我替您负责，有什么罪过全归我承担好了。您咳嗽得很厉害，太太。

欧米尔　是的，我难受极了。

答尔丢夫　这儿有甘草糖，您要吃一块吗？

欧米尔　我的伤风无疑地是一种顽抗性的恶伤风；我知道世界上任何什么药也治不好我的病。

答尔丢夫　这当然是很讨厌的。

欧米尔　是的，简直没法儿说。

答尔丢夫　说到最后，您的顾虑是容易打消的。您可以万安，这儿的事是绝对秘密的。一件坏事只是被人嚷嚷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才成其为坏事；所以叫人不痛快，只是因为要挨大众的指摘，如果一声不响地犯个把过失是不算犯过失的。

欧米尔　（又咳嗽）说了半天，我看出来我不答应是不行的了。必须把我的一切都给了您，如果不这么办，我就别想让您心满意足，别想让您心服口服。当然，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是很讨厌的；我跨过这一关，实在是身不由己；但是，既然有人一定要逼着我这么办，既然我不管说什么他也不肯信，非得要更确凿的证据不可，那末我只好下了决心听人去摆布了，如果答应这样办，本身会有什么害处，那就是逼着我这么办的人，他自己活该倒霉，有什么错处当然不能派在我身上。

答尔丢夫　是的，太太，有人负责的，这个事本来就……

欧米尔　您把门打开一点儿，请您看看我的丈夫是不是在走廊里。

答尔丢夫　您又何必对他操这份心呢？咱们俩说句私话，他是一个可以牵了鼻子拉来拉去的人，咱们这儿谈的这些话，他还认为是给他增光露脸呢，再说，我已经把他收拾得能够见

什么都不信了。

欧米尔　不管怎么样，还是请您出去一会，在外面到处仔细去看一看。

第 六 场

出场人：奥尔恭，欧米尔。

奥尔恭　（从桌下出来）这真是一个万恶的坏人，我承认了。我真没想到，这简直是要我的命。

欧米尔　怎么？你这么早就出来了？你这不是拿人开心吗！赶快回到桌毯底下去，还没到时候呢；你应该等候到底，索性把事情看个水落石出，不要单单凭信那些揣测之词。

奥尔恭　不用了，地狱里跑出来的魔鬼也没有他这么凶恶。

欧米尔　天啊！你不应该太随便轻信一宗事。你把证据看清楚了再认输，你可别心急，免得把事情看错。（她把丈夫拉在身后）

第 七 场

出场人：答尔丢夫，欧米尔，奥尔恭。

答尔丢夫　太太，一切都帮着我来满足我的希望；我亲眼把这一

部分房子全看过了;一个人也没有;我真快活死了……

奥尔恭　(拦住他)慢来,你太听从你的情欲了,你先别这么冲动。哎哟!好一个善人,你真想骗我!你的心灵竟这么经不住诱惑!你又打算娶我的女儿,又来勾引我的妻子,我一向本是不相信别人说的话是真实的,并且我总以为早晚他们会改变他们的说法的;可是现在不必再往下追求证据了,这就够了,我用不着更多的证据了。

欧米尔　(向答尔丢夫)依我的脾气,我是不愿意这么办的,不过他们要我这样对待你。

答尔丢夫　什么?你以为……

奥尔恭　算了吧!用不着嚷嚷。马上给我滚蛋,别让我费事。

答尔丢夫　我的计划是……

奥尔恭　你那一套一套的议论全都过了时啦,你马上给我离开这儿。

答尔丢夫　别看你像主人似的发号施令,可是应该离开这儿的却是你;因为这个家是我的家,我回头就叫你知道,要叫你看看用这些无耻的诡计来跟我捣蛋,那叫瞎费心力,未侮辱我以前你倒是先想一想有这份本事没有呀?我有的是法子来戳破你们这条奸计,来惩罚你们这些人,并且要替被侮辱的上帝复仇,叫那个要撵我出去的人后悔都来不及。

第 八 场

出场人：欧米尔，奥尔恭。

欧米尔　这是什么话？他这是什么意思？

奥尔恭　说真的，我真没办法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欧米尔　怎么了？

奥尔恭　我看出我错就错在他说的这番话上了，赠送产业的事让我为了难。

欧米尔　赠送产业？

奥尔恭　是的，这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了。不过我还有别的事更让我不放心呢。

欧米尔　什么事？

奥尔恭　你将来全会知道的。不过现在咱们先得去看看有一个小首饰箱是否还在楼上。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出场人：奥尔恭，克雷央特。

克雷央特　你这是要往哪儿跑啊？

奥尔恭　我也不知道要往哪儿跑。

克雷央特　我看似乎应该先把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一下，看看应该怎样对付这件事。

奥尔恭　这个首饰箱真让我心慌，比什么都叫我着急。

克雷央特　那末，这个箱子里放着重要的秘件？

奥尔恭　是亚耳格寄存的东西；这个可怜的朋友临逃走的时候认为只有我可靠，亲自偷偷儿把它交给了我；据他说，里面是与他生命财产有关的一些字据。

克雷央特　那末，你为什么又把它转交给别人呢？

奥尔恭　这是一种有关良心的问题。当我把这件事的真情毫不

隐瞒地告诉了那个奸贼的时候，他讲了一篇大道理让我相信还是把箱子托他保存的好，为的是如果遇到公家来检查，我可以有一套现成的规避言词，可以发誓否认事实而良心上仍旧很坦然。

克雷央特　如果只从表面上来看，你至少是已陷于很不利的地位；把产业赠给他之后还把这一桩秘密告诉他，按我的意思说，这都可以算是轻举妄动，有了这种把柄在他手里，他不知要把你收拾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人既然已经占了上风，可又把他逼得那么紧，在你，这又算是大大地失策，你原应该想一个比较更和缓婉转的方法的。

奥尔恭　什么？这样一个凶恶的人，表面上装得那样虔诚动人，内里却藏着那样奸诈的兽心，那样狠毒的心肠！当我收留他的时候，他正在讨饭，身上一文不名……完了，算了，凡是善人我都再也不信服了；以后我惟有痛恨他们，对待他们必须比对魔鬼还要凶狠三分。

克雷央特　你看你这么大的火气！无论对什么你都显不出有一点温和的气味；你的想法总也不会是中正平直的想法。刚离了这个极端你又钻进那个极端。你现在是明白你以前的错误了，你承认是被一种假虔诚哄骗了，可是为改正这个错误，你又钻到一个更大的错误里面，你把一个阴险小人的心肠和所有善人的心肠不分良莠一律看待，请问是哪一条道

理指示你这样做的？怎么？只为一个骗子在他那种伪装庄严的鬼脸发出来的浮光之下欺骗了你，你于是以为到处的人都和他一样，眼下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虔徒了！这叫什么话呢？这些愚蠢的结论，留着给那些自由思想家去讲吧；你得把真正的道理和虚伪的外表分别清楚；你不要冒冒失失过早地就把一个人敬佩得不得了，在这上头，你必须不偏不依保持中常。你能不再崇拜虚伪奸诈，这当然很好，可是对于真正的虔诚，你也千万不可任意诬蔑，如果你总得陷在一个极端里，那末宁可还是在崇拜虚伪方面犯你的老毛病吧。

第 二 场

出场人：达米斯，奥尔恭，克雷央特。

达米斯　怎么？爸爸，真的那个混账东西在恫吓您吗？您待他的种种好处，他竟一笔把它们勾销，他竟恼羞成怒，拿了您给他的好处当武器倒转来攻击您？真把人气死了。

奥尔恭　是的，我的孩子，我现在感受的苦痛是找不出第二份来的。

达米斯　您别拦我，我要把他的两只耳朵都割下来。对付这样蛮横无理的人，是用不着转弯抹角的，让我去替您一下子把他除掉吧，为了彻底解决这件事只有放我去把他打死。

克雷央特　这才真叫年轻小伙子的话呢。请你先压压这股火

气。我们现在是生在一个有王法的时期，在这个年头儿，使用暴力，事情是办不好的。

第 三 场

出场人：柏奈尔夫人，玛丽亚娜，欧米尔，桃丽娜，达米斯，奥尔恭，克雷央特。

柏奈尔夫人　怎么啦？我听说这儿出了惊人的怪事了。

奥尔恭　是一些我亲眼见到的新鲜事，您看看我的好心得到的好报吧。我热心肠收留了一个穷得要死的人，让他住在家里，眼自己亲兄弟似地待他，每天都有多少好处给他，我把女儿许配他，我把整个财产都赠给他；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阴险小人、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却黑了心肠要算计我的妻子。但是这些无耻的勾当还不能使他满意，他居然敢拿我亲手给他的恩惠翻过来威吓我，他要利用我太没算计的好心肠所给他的好处当做武器来毁我，他竟想把我撵出去，不准我再享受我已转移给他的产业，他的意思是要把我逼到当年我救他的时候他所处的那种地步。

桃丽娜　他可真怪可怜的呀！

柏奈尔夫人　我的孩子，我绝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昧良心的事来。

奥尔恭　怎么？

柏奈尔夫人　善良人老是有人嫉妒的。

奥尔恭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妈？

柏奈尔夫人　就是说你家里的人全都过的是稀奇古怪的生活，大家都痛恨着他，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奥尔恭　大家都痛恨他，这与我告诉您的事有什么关系？

柏奈尔夫人　这个，当你小的时候，我已告诉过你一百次了；就是世界上道德总是受大家的攻击的，并且嫉妒人的人有死掉的时候，而嫉妒本身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奥尔恭　不过这种话与今天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

柏奈尔夫人　一定是有人在你面前编派了许多莫须有的故事陷害他呢。

奥尔恭　我已经告诉过您是我亲自看见的。

柏奈尔夫人　那些说坏话的人施展出来的巧计是非常厉害的。

奥尔恭　您就别让我着急啦！我的妈。我对您说，那样胆大包天的罪恶是我亲眼看见的。

柏奈尔夫人　人的舌头上有毒，老是要喷出来的，世间的人谁也没法儿躲过。

奥尔恭　您这种说法一点儿道理没有。是我自己看见的，我说自己看见，就是说我自己的两只眼睛看见的，这叫做亲眼得见；难道必得扒着您的耳朵说上一百遍，像四个人合在一起那么大声嚷嚷才行吗？

柏奈尔夫人　天啊！外表是常常靠不住的，不能老就着我们看得见的来判断事情。

奥尔恭　真要把我急疯了！

柏奈尔夫人　人的天性是喜欢瞎疑心的。所以好事往往被解释成了坏事。

奥尔恭　他想抱着我的老婆亲嘴，我也应该认做是他的一片好心吗？

柏奈尔夫人　想要说一个人不好，必得先有正当的理由；你当时应该多等一等，等把事情看准了再说话。

奥尔恭　哎哟，真见鬼了，还叫我怎么把事情看得更准啊？那末，我的妈，我应该等着他在我的眼前……您简直是逼着我说出难听的话了。

柏奈尔夫人　总而言之，他的心灵所怀抱着的那种虔诚真是太纯洁了；我是决不相信他会做出你们说的那些事的。

奥尔恭　算了，真把我气死了，您若不是我的母亲，我真不知道要对您说什么好了。

桃丽娜　先生，世界上的事总是一报还一报的；您当初绝不肯听别人的话，现在也有人不信您的话了。

克雷央特　这纯粹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咱们别为这个再耽误工夫了，说正经的，咱们得想个办法。那个奸人还提出许多恫吓的话，这是不能让人放心睡觉的。

达米斯　什么？他竟不要脸到这地步吗？

欧米尔　叫我看起来，他的官司是打不赢的，因为在这件事上他的忘恩负义谁都看得很明显。

克雷央特　你倒别这么放心；他有种种的方法会让你败诉，而让他自己占上风；不但如此，就是仗着他的党徒的力量，他也可以把你们收拾得走投无路。我还是那句话：他手上既有那样的把柄，你们当初就不应该把他逼到这一步。

奥尔恭　这倒是真的；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当时那个奸贼是那样得意忘形，我心里实在压制不住我的火了。

克雷央特　我实在愿意现在有人出来替你们俩人马马虎虎地说合一下才好。

欧米尔　如果我早知道他手里拿着那样的把柄，我是万不会弄出这件事来让人这么着慌的，并且我……

奥尔恭　这个人跑来干什么？（向桃丽娜）你赶快去问个明白。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见客！

第 四 场

出场人：郑直先生，柏奈尔夫人，奥尔恭，达米斯，玛丽亚娜，桃丽娜，欧米尔，克雷央特。

郑直先生　早安，我的亲爱的大姊，请您转告一声我要面见先

生。

桃丽娜　他会着客呢，我怕他现在不能见您。

郑直先生　我不是不知趣的人，我上这儿来，他一点也不会讨厌的。我到此地来办的事，他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桃丽娜　您贵姓是？

郑直先生　你只须对他说我是答尔丢夫先生打发来的，为帮他的忙来的，就行了。

桃丽娜　（向奥尔恭）是答尔丢夫先生打发来的一个人，看样子挺和气，据他说是为了一桩您听了会高兴的事来的。

克雷央特　你应该去看看这人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要干什么。

奥尔恭　他也许是来给我们讲和的。我应该抱怎样态度对待他呢？

克雷央特　你切不可发火；如果他谈到给你们说和的话，应该听他说下去。

郑直先生　我这儿行礼了，先生。但愿上帝替您消灾除难，如我所祝望的那样保佑您！

奥尔恭　（自语）开头这几句和气话就与我所料的意思相合，已经显出是讲和的兆头了。

郑直先生　我对尊府一向是很钦佩，我当年还伺候过您的老太爷呢。

奥尔恭　先生，我真惭愧，请您原谅，竟不认识您，也不知道您的

尊姓大名。

郑直先生　我叫郑直，原籍是诺曼地，尽管很招人嫉妒，我却一直是法庭的携杖执达吏。托天之福，我很光荣愉快地当这份差事已经四十年了；我今天的来意是，先生，请您允许，给您送达一张处分书的誊本。

奥尔恭　什么？您到这儿来是……？

郑直先生　先生，您别着急，这不过是一张小小的催告，命令您和您的家人离开这里，把您的家具用品全搬出去，好给别人腾地方，马上照办，不得展缓，因此，您必须……

奥尔恭　我？叫我离开这儿？

郑直先生　是的，先生，对不住。这个房子现在，好在您是知道的，已无可争辩地归那位大仁大义的答尔丢夫先生所有了，此后他便是您的财产的主人，这是根据我此刻带在身边的一张契约；这张契约格式完备，丝毫没有可挑剔的。

达米斯　这样厚颜无耻，我真佩服极了。

郑直先生　（向达米斯）先生，我跟您打不着交道；我是找您父亲来的，他又讲道理又和气；他知道君子人的本分是什么，决不肯违抗法律的。

奥尔恭　不过……

郑直先生　是的，先生，我知道即使给您百万金钱，您也不肯违抗司法的判决的，您一定会不失君子的风度，允许我在此地

执行我所奉到的命令。

达米斯　携杖执达吏先生,你当心别叫你的短褂挨上我的棍子。

郑直先生　先生,叫您的儿子住口或是走开,如果一定逼着我动笔,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报告上,我心里也是怪不舒服的。

桃丽娜　这位郑直先生的神气可实在透着不正直!

郑直先生　只要是君子人,我对他们总是和和气气的。先生,我所以自告奋勇到这儿来传达公事,原是为帮您的忙,讨您的喜欢,也是为了免得官方派了别人来,他们就不会像我这样对您热心,就不会像我这样客客气气地执行命令了。

奥尔恭　强令人家离开自己的家,还能找出比这更可恶的事吗?

郑直先生　我们多给您一些时间吧,先生,我可以把强制执行展缓到明天的日子。不过我得到这儿来过夜,带着十个我的手下人,我们既不骚扰您,也不乱嚷嚷。为了一定的程序,请您把大门的钥匙在睡觉以前派人给我拿来。我一定留神不搅扰你们睡眠,也不准有一点不合理的举动。可是明天一清早,就得快快地把一切,从人一直到顶小的盆碗器皿一齐搬走。我的手下人可以帮着你们把东西搬到门外,我挑选来的都是些有气力的人。我想谁也不能比我办的更好了吧。我既然厚道待您,我求您,先生,也要厚道待我,丝毫不要妨害我的公务。

奥尔恭　我情愿一下子把现在我还有的那一百个美丽的金币拿

出来送人，只要能够随着我的意思在这张狗嘴上狠狠地打这么一拳。

克雷央特　别这么办，别把事情弄得更糟。

达米斯　他竟敢这么欺负人，我真压制不住我自己了，我的手痒痒得厉害。

桃丽娜　这么圆圆的脊背，郑直先生，说真的，叫你挨几下棍子倒是怪合适的。

郑直先生　你说这样野蛮无理的话，我本可以惩戒你的，大姐，并且对于女人法庭也一样可以出拘票的。

克雷央特　先生，别提这些话了，够瞧的了；求您赶快把那张公文拿出来吧，别再跟我们吵了。

郑直先生　回头再见吧。上帝保佑你们皆大欢喜。

奥尔恭　但愿上帝毁了你，连派你来的那个人一起。

第 五 场

出场人：奥尔恭，克雷央特，玛丽亚娜，欧米尔，柏奈尔夫人，桃丽娜，达米斯。

奥尔恭　喂！您看见了吧，妈，我没说错吧！光看他这一手就可以明白其他的一切了。他的卖友行为，这回您可亲眼看见了吧！

柏奈尔夫人　这可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话都说不清楚了，我好比从云端里掉了下来。

桃丽娜　您是瞎抱怨，并且也错怪了他，这才证实了他的虔诚的意图：他的道德表现得最精彩的就是在博爱上面；他深知道金钱常常会使一个人腐化堕落，他纯粹为了行善，所以才想替您把一切足以妨碍灵魂得救的东西除掉。

奥尔恭　住口，你这个人必得时时刻刻对你说“住口”才行。

克雷央特　咱们看看究竟应该替你想个什么主意吧！

欧米尔　你把这个忘恩负义人的无耻行为到处去宣布一下。使用这个方法可以破坏契约的效能；并且他那种邪恶行为可以显得更丑恶，舆论就不能允许他获得人人以为他必得的胜利了。

第六场

出场人：瓦赖尔，奥尔恭，克雷央特，欧米尔，玛丽亚娜及其他的人。

瓦赖尔　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来给您添烦恼，不过眼看大祸临头，我实在不能不来。我有一个交情最好的朋友，他也知道我对您的事是应该十分关心的，他用了些手腕替我探听得一桩有关国家大事的秘密消息，他给我送来了一个信，照那

封信上的说法，您只有马上逃走，别无办法。那个蒙混了您好久的骗子手，一个钟头之前在王爷面前把您告下来了，不但说了很多陷害您的话，还交给王爷一个属于一个国家要犯的很有关系的箱子；这个箱子的秘密，据他说是您不顾子民的天职一直把它隐瞒下来的。他们告发您的重罪，详细如何我不知道；不过逮捕您的命令已经下来了；并且为把这命令执行得更好起见，答尔丢夫还自告奋勇要陪着逮捕您的那个官人一同到这儿来。

克雷央特　你看他的权利可有了护身符了，他一向希图霸占的产业，这一回他是要实行占据了。

奥尔恭　现在我真得向你承认，他真是一个万恶的畜类。

瓦赖尔　多耽误一会儿，您就许摊上大祸。我的马车在门口呢，我陪着您一块坐了走吧，我还给您带来了一千个金币，咱们别再耽误工夫了；来势万分凶险，对于这样的打击只有一边逃一边挡的。我送您到一个安全地方去，我陪着您跑，一直陪您到底。

奥尔恭　哎哟！我真万分感谢你这番好意！只好将来再补报你了；求上帝保佑我顺顺当当，让我有一天可以报答这个大恩。再见吧！你们大家，多多留心……

克雷央特　快走吧！老兄，这儿的事我们会照料的。

第 七 场

出场人：宫廷侍卫官，答尔丢夫，瓦赖尔，奥尔恭，欧米尔，玛丽亚娜及其他的人。

答尔丢夫　慢来，先生，慢来，别跑得这么快；你用不着跑好远就找着你的住处了，王爷派我来逮捕你。

奥尔恭　奸贼，原来你最后还留着这一手啊；用了这一手，恶棍，你断送了我的性命，也完成了你那套阴险诡计。

答尔丢夫　无论你怎么骂我，我是一点也不会动气的，上帝教导了我怎样忍受一切。

克雷央特　不能不说他是真沉得住气。

达米斯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这样大胆无耻地戏弄上帝。

答尔丢夫　大家无论怎样发火，也不能把我招恼，我只是一心一意地尽我的职务。

玛丽亚娜　你巴结的这个差使可真体面，你这种人也正配当这种差使。

答尔丢夫　打发我到这儿来的那个人交派下来的任务是不会不体面的。

奥尔恭　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你还记得我好心好意把你从穷苦的绝境里救出来吗？

答尔丢夫　是的，我知道我从你那里都得过些什么帮助，不过现在王爷的利益是我的头等重要责任；这种神圣责任的正当威力压灭了我对你的感激心情，为了对得起这种强大的势力，朋友、妻子、父母、就是我自己，我也是要牺牲的。

欧米尔　你真是个大骗子。

桃丽娜　凡是世人尊敬的东西，他都会拿来当做一件美丽的外衣用欺诈的方式伪装在身上。

克雷央特　可是如果推动你的那股忠诚，替你壮门面的那股忠诚，真是像你所说的那样纯洁，为什么必得等到他当场捉住你调戏他妻子的时候，你才把这股忠诚显露出来，并且必得等到他为了保持脸面不能不把你赶出去的时候，你才想到出首告密呢？我并不是说他把全部财产都赠给了你，你就可以不尽告密的责任，不过既是今天你要把他当犯人看待，为什么当初你又肯接受他那些财产呢？

答尔丢夫　（向官廷侍卫官）先生，别让他们再跟我瞎嚷嚷了。请您执行您奉到的命令吧！

侍卫官　是的，已经耽误得很久了；现在正好由你亲口说出来请我执行命令，那末我就执行命令吧，请你回头跟我到监狱里去，那儿便是你的家了。

答尔丢夫　谁去？我，先生？

侍卫官　是的，你。

答尔丢夫　我为什么到监狱去？

侍卫官　我用不着对你说理由。（向奥尔恭）真让您着了大急啦，现在您放心吧，咱们是在一位痛恨奸诈、光明照透人们肺腑、不为任何阴谋狡计所蒙蔽的王爷治下。他老人家的伟大心灵最善于辨别是非，对于任何事情都看得非常准确，什么事也轻易蒙混不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的坚强的理智从不陷入极端。他把不朽的光荣赐给善人君子；可是他敬爱贤人也不是盲目乱来的。他尽管热爱真正的善人君子，却并不因此就闭塞住自己的心灵而忽略了对虚伪小人应有的憎恶。这个坏蛋是蒙混不住王爷的，我们曾看见过他老人家当面戳穿比这更狡猾的诡计。刚一开头他老人家绝顶的圣明就看穿了他心坎各个角落里所藏的种种卑鄙龌龊的坏心思。他原是去控告您的，结果却害了自己。仰仗上天的公道，王爷看出他就是有人向他老人家报告过的、别有化名的那个著名的骗子手；他的一大串狠毒行为编写成书就得好几大本。总而言之一句话，王爷十分憎恶他对您这方面的那种知恩不报背信弃义的行为；因此他老人家才想起将这次的罪恶和以前的罪恶并案办理，他所以派他把我领到这里来，无非是为得看看他到底狂妄无耻到哪步田地才算为止。并且叫他当面向您赔罪。是的，所有他自称是他所有的这些字据，王爷都叫我从这个奸贼手里取回来还您。

您给他立下的赠与全部财产的契约，王爷以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把这种契约关系一笔勾销了。并且因为一个朋友私逃把您牵连在内的那个罪名，王爷也饶恕您了；这是因为当年在您拥护王室利权的时候，曾表示过满腔忠诚，他老人家今天要酬赏那个功劳，同时也为的是让大家看看一件好的行为尽管本人已不记得，他老人家心里可还想着，还要加以奖赏。在他老人家面前，任何功绩都不会落空的，卖点气力是不吃亏的，他老人家怀念别人的好处更甚于记忆别人的坏处。

桃丽娜　谢天谢地！

柏奈尔夫人　现在我才喘过气来。

欧米尔　好圆满的结局！

玛丽亚娜　事前，谁想得到结束会这么好啊！

奥尔恭　（向答尔丢夫）喂！你这个奸贼……

克雷央特　大哥，快别这样！你不要降低身份跟这种人一般见识；让一个坏蛋自己去对付他的恶报吧，他正在悔恨交集的时候，你不必再夹到里面去了；你顶好是希望他的心从今天起能幸运地回归道德的正途上去，能痛恨前非而改正自己的生活，这样来希图那位伟大的王爷减轻对他的法律制裁。同时，像王爷这样的恩典，你应当赶快去跪在他老人家面前，表示你应有的感激和尊敬。

奥尔恭　是的，你说的很对。现在我就去很愉快地跪在他老人家脚下歌颂他赐给我的恩典。等把这第一个心愿稍稍尽了之后，我还应该照顾到另外一个人的正当要求，用一种和美的婚姻来酬报那个诚实慷慨的少年瓦赖尔的热烈爱情。

剧　终

